

醫方類聚卷之四十二

傷寒門十六

永類鈴方四

傷寒勞復

勞爲勞動之勞復爲再發也傷寒新差後血氣未平餘熱未盡勞動其熱熱氣還經復熱有勞動外傷者非止強力持重遠行如梳頭洗面則動氣憂悲思慮則勞神皆能復也况其過用者乎有飲食內傷者以



五

熱病已愈而強食熱有所藏因穀氣留薄
兩陽相合故有所遺又曰病已差尙微煩
設不了了者以新虛不勝穀氣故令微煩
損穀則愈夫傷寒邪氣之傳自表至裏發
汗吐下自輕至重有次第差等不同其勞
復則不然見其邪氣乏復來必迎而奪之
不待其傳經曰太病差後勞復者枳實梔
子豉湯吐之豈待虛煩懊懣之証加大黃
則下之豈待腹滿讖語之候經曰傷寒差

後更發熱小柴胡湯主之脉浮者以汗解
之脉沉實者以下之亦欲便折其邪也蓋
傷寒之邪自外入勞復之邪自內發發汗
吐下隨宜施用也勞復食復諸勞尙可治
若御內則死矣若男女相易則爲陰陽易
其不易自病者謂之女勞復以其內損真
氣外動邪熱真虛邪盛不可治矣昔督郵
顧子獻不信華敷之診臨死吐舌數寸可
戒也

傷寒小便自利附小
便數

小便自利與數者腎與膀胱俱虛而有客熱乘之也二經既虛致受於客熱虛則不能制水故令數小便熱則水行澁澁則小便不快故令數起也診其趺陽脈數胃中熱即消穀引飲大便必硬小便即數也

脉病證許知可論風温被下必
失洩身睡難言自汗流治

浮而澁 太陽病微熱自汗四肢拘甘草乾姜湯

急難伸心煩微惡寒脚 芍藥甘草

攣急若小便數者

湯慎不可 行桂枝湯

跌陽浮而澁

洩數則大便難脉浮則胃

氣强脉澁即小便數浮

麻子丸

澁相搏大便則硬其脾為約

太陽病若汗吐下後微煩

小承氣湯和

小便數大便因鞭者

之

傷寒自汗小便數若胃中

調胃承氣湯

不和讖語者

直視狂言
又為腎絕

浮

太陽病下焦有熱小腹滿

應小便不利而反利者抵當湯

下血証

陽明汗多急下之或自汗

出應小便少而反利津用蜜導法

液內竭屎雖硬不可下

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疼

弱

有熱裏証當下若小便桂枝湯
清知不在裏却在表當

發汗

少陰病四逆而小便自利四逆湯真武

色白下焦虛有寒証

湯去茯苓

陽明二三日無大陽柴胡小承氣微利

証煩燥心下鞭小便利

之煎瓜蒌

屎定鞭

沉實
按之

四肢逆冷足多攣臥惡寒四逆湯理中

弱遲而

或下利清穀小便數為冷厥

湯通脉四

逆湯當歸

四逆加棗

蕪生姜白

通加猪膽

枳實丸

大便堅小便數不可下

三陽合病腹滿身重口中

不仁面垢譫語遺溺不自汗下

可汗下

傷寒小便不利附小便難小便赤

傷寒下後復發汗汗出多亡津液胃中乾故小便不利往往利之者誤矣陽明汗多以利小便為戒中濕與發黃則以利小便為先也

脉

病證

治

浮

太陽病汗後小便不利微五苓散脉沉

熱發渴者

汗少朱苓

水

湯

表不解心下有水乾嘔發小青龍去麻
熱而咳或小便不利小
腹滿病在陽
黃加茯苓
水畜下焦
不可汗

少陰病咳嗽四肢重痛小
便不利自下利而咳病
在陰
真武湯

傷寒無汗翕翕發熱頭項
強小便不利
桂枝湯去桂
加茯苓白

嘔而發熱脇胸滿心下
怔忡小便不利
小柴胡去黃
苓加茯苓
茯苓甘淡
專行津液

木

傷寒胸脇滿不食喜嘔小
便不利或渴而不嘔腹
痛心悸微熱或咳往來
寒熱心煩
小柴胡湯

若汗後復下腹脇滿小柴胡桂枝乾

便不利渴而不嘔頭 姜湯

汗出往來寒熱而煩

太陽病自汗四肢拘急難 桂枝湯加附

以屈伸若惡風小便難 子

邪熱所薄畜於下焦為小 五苓散或陷

便不利小腹滿而為腫 胸丸

心下痞發渴口燥而煩小

便不利 五苓散

陽明病若但發熱頭汗出五苓散 茵

身無汗劑頸而還小便 藪湯小柴

不利渴引水漿為痰熱 胡去半夏

在裏身必發黃 加人參栝

婁根

而浮大

陽明中風短氣腹滿心脇 小柴胡加茯

下痛鼻乾不得汗喜臥 苓

身黃小便難潮熱而噦

小便難者陰虛也陰虛陽 瞿麥滑石等

必溲故小便黃而難有

瀉之

少陰病下利六七日咳而嘔心煩不得眠小便不利

茱萸湯

其大病差後腰以下有氣小便不利

牡礪澤瀉散

此利水道滲泄之義

沈細

中濕証一身盡痛發熱身

當利小便甘

者非也

黃小便不利大便反快

草附子湯

五苓散汗

出解

風濕相搏骨節煩疼掣痛

不得屈伸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

甘草附子湯

或身微腫

重陽必陰重陰必陽手足

輕者白虎湯

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

甚者承氣湯

沉滑

或大便黑皆陽証

溫瘧有寒熱汗多煩渴小

便赤澁不伏水土

傷寒不應發汗而譫語手

足溫大便秘小便赤

百合傷寒証有寒如無寒

有熱如無熱口苦小便

赤藥入即吐

傷寒陰腫囊縮

五苓散

調胃承氣湯

百合知母湯

百合地黄

湯等

洪數

脈病證

治

厥陰受病有此證脈微浮

為欲愈不浮為未愈

囊必不縮外証發熱惡寒宜桂枝麻黃

似瘧為欲愈各半湯

囊必縮毒氣入臟宜承氣湯下

之

脈浮緩

尺寸短

傷寒病臟腑傳變陽經先

受病次傳陰經以陽為

主故大陽水傳陽明土
 土傳足少陽木為微邪
 也陰主殺故木傳足大危用承氣湯
 陰土土傳足少陰水
 傳足厥陰木至六七日
 當傳厥陰肝木心移氣
 克脾土脾再受邪則五
 臟六腑皆危困榮衛不
 通耳聾囊縮不知人而
 一生

死

六七日傳厥陰脉微緩
 微浮此脾胃脉氣俱
 全不再受克否極泰
 來水升火降必寒熱
 作而大汗解矣

傷寒三日耳聾囊縮而厥
 先救裏四逆
 水漿不入仲景不治但
 湯
 言兩感俱作以少陰與
 次救表桂枝

厥陰合病治有先後發
表攻裏不同

湯

陰腫入腹痛此陰陽易証治見陰陽易

內

傷寒六經脚氣

千金方脚氣論在諸風之首良有以也今
著于末者又以吾身上下次第循環以明
終始也脚得氣之名亦以此其循經絡入
腑臟証候不一然三陽經多熱燥三陰多

熱煩寒中三陽經者患處必冷暑中三陰
經者患處必熱須尋經絡淺深為治如三
陽其診多在足外踝手背三陰經其診多
在足內踝臂內以此粗分陰陽可知大槩
矣

脈

病證

治

弦為

太陽經頭痛項強腰脊下
三因加減麻

風緊

連外踝循京骨至小指
黃左經湯

為寒

外側皆痛隨四氣偏勝

緩細

為濕

發散之

洪數

陽明經寒熱伸欠口乾腹

三因大黃左

為熱

脹髀膝外廉下入中指

經湯用荷

見於

內痛隨四氣偏勝微利

葉蒙本甘

諸陽

之

松湯淋瀝

病在

少陽經口苦善息脇痛面

半夏左經湯

外宜

垢體枯頭目痛腋下自

半夏左經湯

發散

汗寒熱諸節指皆痛宜

之愈

和解之

沉而

三陽合病寒熱自汗惡風大料神秘左

亦為

或無汗惡寒眩重身痛

經湯敗毒

風沉

拘攣痺緩躁吐下利脉

散加大黃

而緊

必浮緊弦數

蒼朮

者為

太陰經腹滿咽舌急胸痞

三因六物附

寒沈

股膝內連足太指端內

子湯

細為

側痛隨四氣所中輕重

濕沉

溫散之

少陰經腰脊痛小指之下仲景八味元

數為 熱見 諸陰 病在 裏宜 溫利 之愈

連足心廉股內痛冲胸
不食面黑便澁若小腹
不仁為難治當溫之

名腎氣元
簡易云以
地黃補腎
附子佐脾
治腳氣上
攻小腹不
仁有大功

厥陰經腰肋偏疼足大指

連內廉內陰小腹臍脹三因神應養

痛脚攣咽乾嘔泄隨所
中調治

真丹

三陰合病傷寒三陽有合
并三陰無合并惟脚氣
不然以久滯藏氣隨其
虛實寒熱流注故有合
并當合三陰所中之証
而合之

三因抱龍元
川膝煎十
全丹
三因四蒸木
瓜元

三陽經用藥

局方香蘇散加檳榔木瓜敗毒敗加大黃
蒼朮交加散五積散三因左經湯四方通
治烏藥平氣湯木通散紫蘇子湯濟生加
減檳榔湯大伏皮散澹寮沉香散卽加減
三和散活人木瓜散御院沉香大伏皮散
與木香流氣飲出入仁齋直指木瓜散秘
方立應散楊氏搜風散卽加減五積散攢
風散又外應散熏洗局方俞山人降氣湯
換腿元應痛元本事斷續元活人寒中三

陽其患必冷越婢湯小續命湯成入生姜
自然汁最快又大便秘者脾約元神功元
五柔丸大三腕散木瓜散主之脚氣之証
皆由氣實而死未聞服藥致虛而死者又
明其外因云

三陰經用藥

局方滲濕湯三因八物湯加乾姜六物附
子湯獨活寄生湯八味元十全丹木瓜牛
膝元四蒸木瓜元換腿元吳茱萸元勝駿

元御院四物附子湯防己黃芪湯加附子
四蒸木瓜元加葶藶陳皮茯苓神續斷楊氏
五子元加山藥趁痛散定痛元葫芭元濟
生神烏元加味四斤元加乳香加減地仙
丹澹寮三匱丹直指不老地仙丹秘方神
翁地仙丹楊氏黑虎丹至寶丹加木香川
烏透骨丹楊氏五斤元活人注暑中三陰
所患必熱小續命去附子減桂一半大煩
躁者紫雪最良

傷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
攣急用桂枝湯攻其表誤也得之便厥
咽中乾煩吐逆作甘草乾姜湯復其陽
若厥愈足溫者更作甘草芍藥湯與之
其脚卽伸

中風脚氣痺弱不能轉仄小續命加附子
風濕脉浮身重汗出惡風防己黃芪湯
老人津液少大便澀脚氣有風大便結燥
脾約元後調補三焦五柔元神功元

三焦氣逆胸膈虛痞兩脇氣痛面手浮腫
大便秘澀脚氣大三腕元

脚腫檳榔散脚痺薏苡仁酒法脚氣木瓜
散

事林廣記

察傷寒證

傷寒一證最為難曉若是診脈不得理察外
正不子細用藥不對證則誤人性命在反掌
之間先須詳察是與不是傷寒先發平穩之

藥緣傷食中暑停痰虛勞發熱血虛發熱瘴
瘧此六證若不曉皆言傷寒凡傷寒初得病
便不進飲食發熱不止頭痛或渾身痛或自
汗惡風或不惡風增寒壯熱者乃是傷寒證
須看病得幾日有汗無汗惡風惡寒渴不渴
嘔不嘔小便通不通得幾日子細對證
用藥

陰證吐瀉

傷寒三兩日或五七日云云害人性命

詳見和劑

指凡傷寒四肢厥冷當察問得病之因若初得病便四肢厥冷身上粟起大便不調或瀉或嘔吐此寒厥當用前件理中湯等藥若初得病便身熱頭痛外則別有陽證至二三日及四五日方定厥冷者恐是熱厥熱厥雖四肢厥冷必竟少時又却溫熱大便不瀉或時渴甚者狂言不定疊此是熱厥也若證不明未辨陰陽者且與四味理中丸加甘草再和勻作四順理中丸服探之若是陰厥則服藥

了形辭不覺熱定疊當漸加前件理中丸等若是服四順理中丸了如煩燥不定疊煩渴狂言自揭衣被者此是陽厥不可投溫熱藥當用小柴胡湯及別請依者最不可輕易

陽證煩燥

傷寒五七日至十日或服聖散子五積散諸熱藥太多發熱狂煩燥面赤而渴或瀉赤汁膿血者用三黃丸四順洗心散或小柴胡湯之類

傷寒嘔吐

傷寒後嘔逆不止多熱在胃中亦有胃中寒者若五六日及十數日或發熱或口乾小便赤與五苓散白朮散四君子湯大柴胡湯小柴胡湯極止熱嘔或少氣吐逆嘔逆用竹葉湯傷寒嘔逆者胃寒吐而身涼或服冷藥太多而不渴或吐蛭虫者此胃寒也用人參丁香散白朮散四君子湯

傷寒腹滿

傷寒後腹滿不思食或不消化用調氣散沉香降氣湯蓬煎丸如意丸思食丸人參丸參苓白朮散甚者青木香丸嘉禾散四君子湯小理中丸間服之

寒證腹痛

腹痛寒證因服冷藥太多大便自利腹中痛手足冷用理中丸甚者與附子理中丸理中湯未效者用姜附湯氣虛及老人腹痛無熱者用黃耆建中湯

類聚四十一

附九

熱證腹痛

腹痛有熱大便久不通遶臍而痛或發熱不惡寒或渴者此胃中有燥屎不可用熱藥只用小柴胡湯加芍藥少許同煎一兩服如未效再服以通為度

大小便秘

傷寒後大便秘難者用麻仁丸未通者與神功丸有熱者用四順散利後白朮散嘉禾散調補小便淋澀者多服五苓散未效用五苓

散導赤散皆可用

傷寒雜證

傷寒喘急風邪乘於肺經也用潤金散華蓋散欬肺散人參潤肺丸人參養肺丸皆可傷寒十數日渴甚或發熱而渴不惡寒大便如常是胸中煩燥用竹葉湯五苓散傷寒咽痛者陽氣上蒸用如聖湯日數多者四順飲犀角飲七寶洗心散小便不利者傷寒後痢多熱證或膿或純血並用駐車丸

類聚四十一

附九

黃連阿膠丸萬金飲純血用地榆散胃風湯
傷寒眼睛身體皆作薰黃色小便不利煎山
梔山茵陳湯調五苓散多服卽效宜忌發熱
物
玉機微義

傷風

敘風之爲病

內經曰風爲百病之長又曰風勝則動又曰
賊虛邪者陽受之又曰傷於風者上先受之

按風本陽邪故善動善變甚傷於陽者所
以各從其類也

傷風脉法

脉經云脉浮而大者風

傷寒論云太陽病脉浮而緩者名曰中風又
云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

論傷風與傷寒六經傳變相同

陳無擇云經曰春傷於風乃四時之序也或
表中風在經絡中循經流注以日傳變與傷

寒無異但寒泣血故無汗惡寒風散氣故有汗惡風爲不同仲景太陽經分傷寒傷風不同而後人纂集者不分門類但以傷寒暑濕時氣疫疹凡太陽病皆謂之傷寒今別立傷風一門且依先哲以太陽經爲始分注六經學者當自知

按此分傷風六經用藥可謂發諸家之未備在足太陽旁光經用桂枝湯足陽明胃經用杏子湯足少陽膽經用柴胡加桂湯

足太陰脾經用桂枝芍藥湯足少陰腎經用桂附湯足厥陰肝經用八物湯其方以桂枝湯三味加以各經之藥皆是辛溫解散之劑然旣云與傷寒傳變相似此六方亦何以盡其變也學者當求仲景之法以調治之可也今不載其方

詳見本文

謹按傷風一證仲景與傷寒同論其藥雖有麻黃桂枝之分至於傳變之後亦未嘗悉分之也諸家之論皆與感冒四氣并中

風條內袞同出治唯陳無擇別立傷風一方在四淫之首且依傷寒以太陽爲始分注六經可謂詳密但以風本外邪諸方例用解表發表而治然受病之源亦有不同者且風爲天地浩蕩之氣四時八風之變未嘗無也然人亦未嘗悉傷之也間有受傷者皆因不能法道清淨腠理不密表上陽虛之所致也內經曰清淨則肉腠閉拒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害是也又有內挾

痰熱其氣怫鬱風邪易於外束者若表虛受風專用發表之藥必致汗多亡陽之證若內挾痰熱而受風者亦宜內外交治不可專於解表也或曰此云表虛與成無已注傷寒中風裏虛同歟予曰不同也彼以太陽中風而於有汗無汗分虛實實者加麻黃虛者加葛根俱解長也此云表虛者當固守衛氣而散風者也

熱門 發表附

內經敘熱為諸證

諸病喘嘔吐酸暴注下迫轉筋小便渾濁腹脹大鼓之有聲如鼓癰疽瘍疹瘰氣結核吐下霍亂脅鬱腫脹鼻塞鼽衄血溢血泄淋閼身熱惡寒戰慄驚惑悲笑譫妄衄衄血汚皆屬於熱

按此病機皆內經氣交變論五常政論至真要論等文河間劉守真撮而為六氣為病今但以身熱發熱分例如已下經言有

諸病本之不同故茲病機不復叅附二見各類云餘證倣此

敘陰陽虛盛為熱

經曰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 陽勝則熱

陰虛則內熱 陽盛則外熱內外皆熱則喘

而渴故欲冷飲也 陽盛則身熱腠理閉喘

粗為之俛仰汗不出而熱齒乾以煩冤腹滿

死能冬不能夏 有四肢熱逢風寒如灸於

火者是人陰氣虛陽氣盛也 人身非常熱

也爲之熱而煩滿者陰氣少而陽氣勝故熱而煩滿也 三陽之病發寒熱 病熱而有所痛者是三陽之動也

脉法

內經曰大熱病氣熱脉滿是謂重實尺寸脉俱虛是謂重虛 粗大者陰不足陽有餘爲熱中也王註云粗大謂脉洪大也脉洪爲熱脉緩而滑脉尺粗常熱者皆熱中也 陽氣有餘爲身熱無汗脉反濇者爲太過血少陰

虛也

謹按經曰脉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王註云病熱而脉數按之不鼓動乃寒盛格陽而致之非熱也 形證是寒按之而脉氣鼓擊於指下盛者此爲熱盛拒陰而生病非寒也又曰推而內之外而不內身有熱也傷寒論曰寸口脉微爲陽不足陰氣上入陽中則洒淅惡寒尺脉弱爲陰不足陽氣下陷入陰中則發熱也與難經言

類身五十二
卷之四十三

三十三

覆溢相乘及六難浮損沉實義皆診法之
至要於熱證大宜諳識

難經曰熱病之脉陰陽俱浮浮之而滑沉之
散濇

脉經曰弦數多熱 數為熱極數脉為虛為

熱 數洪熱煩 脉來如懸鉤而浮為熱而

滑數心下結熱盛 緊而數寒熱俱發沉

細滑疾者熱 脉盛滑緊者病在外熱皆脉

沉而緊上焦有熱下寒脉浮緊且滑直者外

熱內冷內不通 寸口脉浮大而疾者名曰

陽中之陽病苦煩滿身熱頭痛腹中熱寸

口脉實熱在脾肺數為吐為熱在胃口 關

脉滑數胃中有客熱 緩而滑為熱中 牢

脉為脾胃盛熱 尺脉實為身熱心痛數為

臍下熱痛浮為下熱風 凡脉洪大傷寒熱

病也

謹按經曰脉浮緊發熱為傷寒卒病脉

浮而大者風脉浮

類身五十二

三十三

脾熱者輕手捫之不熱重按至筋骨又不熱
不輕不重在輕手重手其間熱在肌肉遇夜
尤甚其證必怠惰嗜卧四肢不收無氣以動
瀉黃散肝熱者重按之肌肉之下至骨之上
乃肝之熱寅卯間尤甚其肝弦四肢滿悶便
難轉筋多怒多驚四肢困熱筋痿不能起于
床瀉青丸柴胡飲子
腎熱者輕手重手俱不熱如重手按至骨分
其熱蒸手如火其人骨蘇蘇如虫蝕其骨困

熱不任亦不能起于床滋腎丸主之

按此手太陰少陰足太陰厥陰少陰本病
爲皮毛肌肉骨分熱也然而面熱者足陽明
口中熱如膠足少陰 口熱舌乾足少陰
耳前熱若寒手太陽 掌中熱手厥陰少
陰太陰 足下熱而痛足少陰 足外熱
足少陽 身熱膚痛手少陰 身前熱足
陽明 洒淅寒熱手太陰 肩上熱肩似
拔手太陽 中熱而喘足少陰 大肩背熱

及足小指外廉脛踝後皆熱足太陽一
身盡熱狂而妄聞妄見妄言足陽明熱
而筋縱緩不收陰痿足陽明厥陰手少陰
與前熱在氣血之分皆諸經現證腑臟陰
陽是動所生之本病也

論表裏熱

病機機要云有表而熱者謂之表熱無表而
熱者謂之裏熱有暴熱而爲熱者乃久不宣
通而致也有服溫藥而爲熱者有惡寒戰慄

熱者治法小熱之氣涼以和之大熱之氣寒
以取之甚熱之氣以汗發之發之不盡則逆
制之制之不盡求其屬以衰之苦者治藏藏
屬陰而居內辛者治府府屬陽而在外故內
者下之外者發之又宜養血益陰其熱自愈
按此但總言表裏之意而未分所受標本
之源然合前後諸論觀之則其病機著矣
論雜病陰陽虛實寒熱與傷寒不同不
內經曰陰虛生內熱者因有所勞倦形氣衰

少穀氣上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氣熱熱
氣熏胃中故內熱陽盛則外熱者因上焦不
通利則皮膚緻密腠理閉塞玄府不通衛氣
不得泄故外熱 陽虛則外寒陰盛則內寒

見諸
寒門

謹按趙嗣真曰素問論陰陽虛實四證者
雜病也難經六難之文論脉也外臺所述
之文論傷寒表裏也但仲景所主陰陽虛
盛之意理實奧焉經云邪氣盛則實精氣

奪則虛因正氣先虛以致邪氣客之而爲
盛實於是陽虛陰盛陰虛陽盛二證之
別如活人書却將素問所論雜病陰陽虛
盛四證合而引證仲景傷寒二證之法又
改陽盛外熱作內熱陰盛內寒作外寒所
論初未嘗合因拓仲景所主陰陽虛盛之
理而詳說之蓋盛者指邪氣而言虛者指
正氣而言陰陽虛盛邪正消長之機且正
氣在人陽主表而陰主裏邪氣中人表爲

陰而裏爲陽若夫表之真陽先虛故陰邪乘陽而盛實表受邪者陽虛也脉浮緊者陰邪盛於外也是謂陽虛陰盛所以桂枝麻黃辛甘之溫劑汗之則陰邪消溫之則真陽長使邪去正安故愈又若裏之真氣先虛故陽邪入陰而盛實裏受邪者陰虛也脉沉實者陽邪盛於裏也是謂陰虛陽盛所以用承氣酸苦之寒劑下之則陽邪消寒之則真陰長邪去正安故愈如其不

然陽盛而用桂枝下咽卽斃陰盛而用承氣入胃以亡是皆盛盛虛虛而致邪失正也以是知仲景所主陽虛陰盛陰虛陽盛二證之意深蓋指一爲表證一爲裏之邪正消長而言非兼言表和裏病裏和表病而謂之陰陽虛盛也况和者無病處也虛者受病處也斯論可謂得仲景之心法然陰虛生內熱詳東垣丹溪之說則又有陰虛外熱之證陽勝外熱考之河間往往有

陽勝內熱之例是皆原其病機也然經言者內因證也本病也河間東垣丹溪言者極變之證也標病也所謂亢則害承迺制之例又按仲景論陰陽相搏名曰動陽動爲陽虛虛則汗出陰動爲陰虛虛則發熱如不汗出發熱而反形冷惡寒者三焦傷也或病因醫所誤汗下之致惡寒發熱者一爲陰陽不和一爲陰陽陷下致病若此諸例豈止陰陽虛實而已但所因不同極

變之異尔

論雜證發熱惡寒與傷寒不同

許學士曰仲景云假令寸口脉微名曰陽不足陰氣上入陽中則洒淅惡寒也尺脉弱名曰陰不足陽氣下陷入陰中則發熱也此謂元受病而然也又云陽微則惡寒陰弱則發熱此醫發其汗使陽氣微又大下之令陰氣弱此謂醫所病而然也大抵陰不足陽往從之故陽內陷則發熱陽不足陰往乘之故陰

上入陽中則惡寒陰陽不歸其分故寒熱交爭是以發熱而惡寒也

原病式曰身熱惡寒熱在表也邪熱在表面淺邪畏其正故病熱而反惡寒也或言惡寒爲寒在表或言身熱惡寒爲熱在皮膚寒在骨髓者皆誤也仲景法曰無陽病寒不可發汗又言身熱惡寒麻黃湯汗之汗泄熱去身涼卽愈然則豈有寒者歟大法煩躁多渴欲寒惡熱爲病熱也亦有亢則害承乃制之則

病熱甚而反覺其冷者也雖覺其冷而病爲然實非寒也其病熱鬱甚而反惡寒得寒轉甚而得煖少愈者謂煖則腠理踈通而陽氣得散佛熱稍退故少愈也其寒則腠理固密陽氣怫鬱而熱轉甚故病加爾上下中外周身皆然俗因之妄謂寒病誤以熱藥投之爲害多矣又曰陰勝則寒陽勝則熱者謂裏氣與邪熱并之于表則爲陽勝而發熱也表氣與邪熱并之于裏則爲陰勝而寒慄也由表

氣虛而裏熱亢則害承乃制故反戰慄也大抵本熱非病寒也或傷寒病寒熱往來者邪熱在表而淺邪惡其正故惡寒也邪熱在裏而深邪甚無畏物畏其極故不惡寒而反惡熱也表裏進退不已故爲寒熱往來也此氣不并于表裏故異于瘧而寒熱微也

按此數論並言雜病陰陽相乘及火熱盛反兼水化爲病亢則害承乃制之例但河間所引傷寒身熱寒熱與仲景及明理論

義不相合詳趙氏曰明理論云往來寒熱者邪正分爭也邪氣之入也正氣不與之爭則但熱而無寒若邪正分爭於是寒熱作矣蓋以寒邪爲陰熱邪爲陽裏分爲陰表分爲陽邪之客于表也爲寒邪與陽爭則爲寒矣邪之入於裏也爲熱邪與陰爭則爲熱矣若邪在半表半裏之間外與陽爭而爲寒內與陰爭而爲熱表裏之不拘內外之無定由是寒熱且往且來日有至

於三五甚者則十數發也若以陰陽相勝
陽不足則先寒後熱陰不足則先熱後寒
此特論雜病陰陽二氣自相乘勝然也非
可以語傷寒斯論爲甚精切深合仲景之
意蓋不唯釋疑於活人書而已可與前篇
兼看

又按河間言惡寒爲寒在表或身熱惡寒
爲熱在皮膚寒在骨髓者皆誤也而活人
書亦以此爲表裏言之故趙氏曰詳仲景

論止分皮膚骨髓而不曰表裏者蓋以皮
脉肉筋骨五者素問以爲五臟之合主於
外而充於身者也惟曰臟曰腑方可言裏
可見皮膚卽骨髓之上外部浮淺之分骨
髓卽皮膚之下外部深沉之分與經絡屬
表臟腑屬裏之例不同况仲景出此證於
太陽篇首其爲表證明矣是知虛弱素寒
之人感邪發熱熱邪浮淺不勝沉寒故外
怯而欲得近衣此所謂熱在皮膚寒在骨

髓藥用辛溫至於壯盛素熱之人或酒客
輩感邪之初寒未變熱陰邪閉於伏熱陰
凝於外熱鬱於內故內煩而不欲近衣此
所爲寒在皮膚熱在骨髓藥用辛涼必矣
一發之餘表解正和此仲景不言之妙若
以皮膚爲表骨髓爲裏則麻黃湯證骨節
疼痛其可名爲有表復有裏之證耶然仲
景傷寒一書人但知爲方家之祖而未解
作秦漢文字觀故於大經大法之意反有

疑似而後世賴其餘澤者往往類輯傷寒
方論其間失其本義及穿鑿者亦有之矧
以雜病爲論但引其例手茲趙氏釋疑可
謂得其旨趣且黃帝針經有論皮寒熱肌
寒熱骨寒熱等例如此則仲景所論分邪
在皮膚骨髓之殊雖欲以盡證例之變蓋
自有所本云

惡寒非寒惡熱非熱論

丹溪曰經云惡寒戰慄者皆屬於熱又云禁

慄如喪神守皆屬於火惡寒者雖當炎月若
遇風霜重絛在身自覺凜凜戰慄禁慄動搖
之貌如喪神守惡寒之甚原病式曰病熱甚
而反覺其寒此爲病熱實非寒也或曰往往
見有得熱藥而少愈者何也予曰病熱之人
其氣炎上鬱爲痰飲抑遏清道陰氣不升病
熱尤甚積痰得熱亦爲暫退熱勢助邪其病
益深或曰寒勢如此誰敢以寒涼與之非殺
而何予曰古人遇戰慄之證有以大承氣湯

下燥糞而愈者惡寒戰慄明是熱證但有虛
實之分耳經曰陰虛則發熱夫陽在外爲陰
之衛陰在內爲陽之守精神外馳嗜欲無節
陰氣耗散陽無所附遂致浮散於肌表之間
而惡熱也實非有熱當作陰虛治之而用補
養之法可也或曰惡寒非寒宜用寒藥惡熱
非熱宜用補藥甚駭耳目明示我治之之法
可乎予曰進土周本道年逾三十得惡寒病
服附子百數而病甚求予治診其脉弦而似

類聚四十三
三十五
緩予以江茶入姜汁香油些小吐痰一升許
病減大半又與防風通聖散去硝黃加地黃
當歸百餘貼而安周甚喜予曰未也燥熱已
多血傷亦深須食淡以養胃內觀以養神則
水可生火可降也不從吾言附毒必發彼勇
於仕進一切務外不守戒忌予曰若多與補
血涼藥亦可稍安內外不靜腎水不生附毒
必發病安之後官於婺城廵夜冒寒非附子
不可以療而性怕生姜只得以猪腰作片煮

附子與三貼而安予曰可急歸知其附毒易
發彼以爲迂半年後果發背而死又司承叔
平生脚自蹠以下常覺熱冬不可加絛於上
常自言曰我資稟壯不怕令予曰此足三陰
之虛宜早斷慾事以補養陰血庶乎可免咲
而不荅年才五十患痿半年而死觀此二人
治法或可知矣或曰傷寒病惡寒惡熱者亦
若是耶予曰若病傷寒者自外入內先賢言
之詳矣愚奚庸贅

謹按東垣曰發熱惡熱大渴不止煩躁肌熱不欲近衣其脈洪大按之無力者或無目痛鼻乾者非白虎湯證也此血虛發躁當以當歸補血湯主之又有火鬱而熱者如不能食而熱自汗氣短者虛也以甘寒之劑瀉熱補氣非如能食而熱口舌乾燥大便難者以辛苦大寒之劑下之瀉熱補水之比當細分之不可槩論與已上皆宜參考如言煩躁虛煩亦與實煩不同如傷

寒煩者爲真陽內鬱陰中伏陽之證與陰虛躁熱病本亦異

虛中有熱宜灸論

衛生寶鑑云奧屯周卿之子年二十三病發熱肌熱消瘦四肢困倦嗜臥盜汗大便溏多不思飲食腸鳴舌不知味懶於言語時來時去近半載其脈浮數按之無力正應脈訣云臟中積冷榮中熱欲得生精要補虛先灸中脘引清氣上行肥腠理又灸氣海穴乃生發

元氣滋榮百脉灸三里助胃氣撤上熱使下
於陰分以甘寒之劑瀉熱火佐以甘溫養其
中氣又食粳米羊肉之類固其胃氣以慎言
語節飲食至數月病減得平復

按此證治乃陽虛而胃氣不足陰陽不升
降致發熱者宜灸之以助陽藥以甘寒瀉
血中之火熱又非止陰虛之例也

論骨蒸勞熱用吐下法

子和口皮膚枯乾痰涎稠粘四肢疼痛面赤

唇乾煩躁睡卧不寧或時喘咳飲食少味困
弱無力虛汗黃瘦等證先以茶調散輕涌訖
次以導水禹切輕瀉三兩行後服柴胡飲子
桂苓甘露飲搜風丸白朮調中湯人參散之
類量虛實用之如咯血吐血便血此亡血也
並不宜吐吐則神昏不可峻服熱藥大忌灸
燂酒麵宜食蔬菜冰水涼物亦慎不可過忌
則胃口閉形瘦脉大乃死候也諸勞倣此
謹按一切病候必憑脉驗證施治則自切

當也詳已上勞熱未必不兼陰陽兩虛濕熱自甚或陰虛或勞傷形氣或脾胃虛損爲熱之證吐去痰涎及開提鬱陷之氣次以調養之治法之猶可若便利與禹功導水重峻之劑吾恐實實虛虛不善用而藥之大過多致殺人且如積熱畜熱有餘之證非汗吐下法則不能已者不善用而藥之不及亦致悞人矣當必憑脈驗證施治庶不致藥有太過不及之失

論虛熱發汗之悞

東垣曰仲景論內外不足發熱自汗之證大禁發汗若飲食勞倦雜病發熱自汗表虛之證認作有餘便用麻黃發之汗大出則表益虛也

謹按仲景論傷寒分例不可發汗者三十餘條至一證有三禁者若寒熱有血弱氣虛者也况雜病乎然誤則致逆爲禍至速所謂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矣

論陰盛格陽身熱治例

東垣云馮內翰之姪櫟同病傷寒日赤而煩渴脉息七八至按之不鼓擊經曰脉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陰盛格陽於外非熱也與姜附之劑汗出而愈

詳見試效方

按此與王海藏治狂言發斑身熱脉沉細陰證例同東垣又有治脚膝痿弱下尻醫皆冷陰汗臊臭精滑不固脉沉數有力為火鬱于內逼陰向外為陽盛拒陰用苦寒

藥下之者此水火微兆之微脉證治例之妙王太僕曰紀于水火餘氣可知因併錄之以勸

論諸發熱病本不同

此事難知曰一身盡熱先太陽也從外而之內者先無形也為外傷

謹按仲景論傷寒證例三陰俱有發熱但微甚不同趙氏曰論中三陽皆有發熱如小陰二證外又有吐利手足不逆冷反發

熱者不死少陰病一身手足盡熱以熱在
膀胱必便血小陰病四逆散中用柴胡亦
有治發熱意又厥陰病先厥後發熱而利
者必自止下利脈數有微熱汗出令欲愈
面赤身微熱為鬱冒嘔而發熱小柴胡與
夫太陰病中風四肢煩疼是三陰皆有發
熱明矣但寒傷陰經發熱則為逆詳見諸
寒門
手足不和兩脇俱熱如火先少陽也從內而
之外者先有形也為內傷

內經曰人數醉若飽以入房氣聚於脾中不
得散酒氣與穀氣相薄熱盛於中故熱遍於
身內熱而溺赤也 飲食不節起居不時者
陰受之入六府則身熱不得臥上為喘呼
活人書曰傷食令人頭痛脈數發熱但左手
人迎脈平和身不疼痛是也
難知曰脈人迎氣口俱緊盛或舉按皆實大
發熱而惡寒腹不和而口液此內外俱傷也
按已上辨內傷外感詳見脾
胃門

內經曰身熱脉弦數戰慄而不惡寒者痺瘧也
也要略曰發熱身疼而身如熏黃者濕也
一身盡疼發熱日晡所劇者此名風濕實汗
出而身熱者風也

活人書云中腕有痰令人增寒發熱惡風自
汗寸口脉浮曾痞滿有類傷寒但頭不痛項
不強爲異

孫尚云虛煩與傷寒相似身熱脉不浮緊不
惡寒但熱而煩或不煩頭不痛脚氣爲病

大便堅脚膝腫痛兩脛或有腫滿或枯細者
方其發時亦有發熱增寒嘔惡似傷寒證也
難經曰發熱惡寒脉來浮數者溫病也身熱
頭疼自汗多眠陽脉浮滑陰脉濡弱者風溫
也

傷寒論曰脉虛身熱得之傷暑

東垣云四肢發熱者或口乾舌乾咽乾盖心
生火小腸主熱火熱來乘土位乃濕熱相合
故煩躁悶亂也四肢者脾土也火乘之故四

肢發熱也或身體沉重走注疼痛蓋濕熱相搏而風熱鬱而不得伸也

謹按諸病表熱有相類則肝氣病本之不同也因類已上諸例是故仲景論傷寒卒病發熱而惡寒者發於陽也其脉浮緊而濇爲風寒客於榮衛之中也分六經傳變脉證至二百餘例有因壞悞所致及溫瘧風溫濕疫等證皆冬傷於寒發爲諸脉證之變此傷寒論之所以作也河間劉守真

論熱病因陽氣怫鬱而爲熱或鬱結轉甚而惡寒所謂亢則害承迺制陽極反似陰與傷寒皆相類此原病式之所以作也東垣李明之論內傷脾胃之證始得之多氣高而喘身熱而煩其脉洪大而頭痛或渴不止其皮膚不任風寒而生寒熱與外感傷寒多相似此脾胃論之所以作也斯三君子之論本推明內經病機之旨條熱證標本之不同勿視此以爲彼也然學者不

審其義而各爲專門是以丹溪朱先生曰
學先仲景書者以傷寒爲主恐誤內傷作
外感先東垣書者以胃氣爲主恐誤外感
爲內傷先河間書者以熱爲主恐誤以寒
爲熱不若先主於內經則自然活潑潑地
蓋內經之義則精而博者也然則微三君
子之論又何由知經義之積隱乎但不審
其義而各爲專門者視此以爲彼悞人多
矣吁丹溪之旨微哉切觀仲景之法必憑

脉驗證施治變化無窮深合內經之旨如
寒邪在表以辛溫之藥汗之在裏以辛熱
之藥溫之傳變在半表裏者以甘寒之藥
和解之傳變入裏者以苦寒之藥下之涼
劑亦未嘗委而不用也大抵固憑脉驗證
以自通變不可執論專方如此矧人身之
病有水火徵兆之微若王太僕曰熱來復
去晝見夜伏夜發晝見時節而動是無火
也是例固何間論亢則害承乃制病式亦

庶幾矣丹溪更有論陰虛爲惡寒非寒惡熱非熱者因人身之病水火徵兆幽顯莫測先哲推論亦且至矣然仲景論傷寒脈法亦未嘗不引雜病河間論熱證脈法而且未詳學者能本仲景叔和脈法曰辨內傷外感之分殊如王海藏曰仲景言弦濇爲陰叔和言弦濇爲陽雖有陰陽之別則不離諸數爲熱諸遲爲寒仲景叔和言本兩途非相違背合而論之皆是也仲景

所言傷寒自外從氣而入以弦脈爲陰邪從外入先太陽也叔和所言雜病自內從血而出以弦脈爲陽病自內生先少陽也如此則形證有相類脈氣病本之不同學者審是則自然通變不致視此以爲彼拘於執論專方而已也

寒門

內經敘寒氣爲痛爲積爲嘔爲泄

舉痛論云寒氣入經而稽泣經脈不行客於

脉外則血少客於脉中則氣不通故卒然而痛重中於寒則痛久矣 寒氣客於小腸募原之間絡血之中血泣不得注於大經血氣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成積 寒氣客於腸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嘔也 寒氣客于小腸小腸不得成聚故腹痛後泄矣

謹按篇中具寒氣客於諸脉及相引腹股等爲痛甚詳宜玩本文爲積又詳見積聚門

論寒爲癥瘕堅痞厥逆諸證

原病式曰諸病上下所出水液澄徹清冷下痢清白此痢腥穢食已不飢堅痞腹滿急痛癥瘕癩疝屈伸不便厥逆禁固皆屬於寒

論寒爲滯下泄瀉欬嗽諸證 詳見諸痢門

按已上諸論病機多屬內中於寒口食生冷所致皆非外感證也因茲所類但以傷寒外感分例然已上病機亦有標本不同

故不復叅附詳見各門

脉法

難經曰傷寒之脉陰陽俱盛而緊濇
傷寒論曰脉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 寸口
脉浮而緊浮則爲風緊則爲寒 浮濇而緊
爲傷寒

謹按傷寒脉及六經傳變本論已詳茲不
備錄惟許學士百證歌第一篇甚得旨要
但其中二句訛舛如脉浮而緩風傷榮浮

緊兼濇寒傷衛正與仲景脉理差別此非
許學士之不精蓋亦後人傳寫之誤也
許學士云仲景言脉大浮數動滑此名陽
也沉濇弱弦微此名陰也脉訣以動脉爲
陰弦爲陽何也大抵此兼衆脉而合言之
也唯傷寒如此雜病各見一脉仲景之意
若曰浮大者陽也兼之以動滑數之類安
得不爲陽沉細者陰也兼之以濇弦數之
類安得不爲陰故仲景論動脉則曰陽動

則汗出陰動則發熱數脈見于關上上下
無頭尾如豆大厥厥動搖名曰動也又結
胃證云脈浮而動浮則爲風動則爲痛故
兼數與浮而言動脈則陽脈陽病也宜矣
仲景論弦者狀如弓弦按之不移弦則爲
減又曰支飲急弦又少陰證云手足寒脈
弦遲故此兼遲而言弦則爲陰證脈也宜
矣故仲景傷寒脈不可與雜病脈同日而
語也今陽證往往浮大而厥厥動搖其

沉細而弦者必陰證也何疑之有哉故知
治傷寒當以仲景脈法爲本

脈經曰遲緊爲寒

寒則緊弦

瀦遲沉細

爲寒 脈小實而緊者病在內冷

脈沉而

細下焦有寒 脈累累如貫珠不前至有風

寒在大腸 脈細小緊急病速進在中寒爲

疝瘕 寸口脈遲上焦有寒脈緊寒之實也

關脈遲胃中寒尺脈遲瀦寒在下焦 弦少

者寒癖 遲而緩微而緊皆有寒也

論傷寒中寒受病不同

丹溪曰仲景論傷寒矣而未及乎中寒先哲治胃大寒而昏用附子理中而安其議藥則得之矣曰傷曰中未聞有議其異同之者因思傷寒有卽病有不卽病必大發熱邪循經而入以漸而深中寒則倉卒感受其病卽發而暴傷寒之人因其舊有鬱熱風寒外來肌腠自密鬱發爲熱其初也用麻黃桂枝輩發表而安以病體不甚虛也中寒之人乘其膚

腠疎豁一身受邪難分經絡無熱可發溫補自解此胃氣之大虛也傷寒熱雖甚不死中寒若不急治去生甚遠其虛實蓋可見矣

謹按仲景論傷寒至三陰病例可汗外感也韓祗和例溫中卽中寒也張潔古三陰可下王海藏例可補皆言內傷也但韓氏不直指中寒而就於陰證立便例例可溫中之法與仲景三陰病論證不同乃別立方意指中寒而未甚瑩故丹溪先生重明

此意然皆宜詳玩臨證合宜處治也

論陰陽虛盛惡寒與傷寒不同

內經曰陽虛則外寒者陽受氣於上焦以溫皮膚分肉之間令寒氣在外則上焦不通上焦不通則寒氣獨晉於外故寒慄陰盛則內寒者因厥氣上逆寒氣積於胃中而不瀉不瀉則溫氣去寒獨留則血凝泣凝則脉不通其脉盛大以澁故中寒

按此言陰陽虛盛爲寒本七情所動之致

義見調經論篇皆與傷寒中寒受病不同者也

東垣曰夜則惡寒晝則安靜是陰血自旺於陰分也夜則惡寒晝則惡寒是重陰無陽也當亟瀉其陰峻補其陽夜則安靜晝則惡寒是陰氣上溢於陽中也

按此亦陰盛所致之本病非感寒外因也傷寒外因三陽惡寒皆表邪未解太陰手足自溫故不惡寒少陰厥陰手足厥逆而

惡寒者陰盛然也與此所異

論陰毒

王海藏云陰毒本因腎氣虛寒因慾事或食生冷物而後傍風內既伏陰外又傷寒或先感外寒而後伏陰內外皆陰則陽氣不空遂發陰毒身重眼睛疼身體倦怠而甚熱四肢厥逆冷額上及手背冷汗不止或多煩渴精神恍惚如有所失三二日間或可起行不甚覺重診之則六脉沉細而疾尺部短小寸口

或無若服涼藥則渴轉甚躁轉急有此證者急服還陽退陰之藥則安惟補虛和氣而已宜服正元散之類陰證不宜發汗如氣止脉大身熱未差用藥發汗無妨 或寸口小而尺脉微大亦同積陰感於下則微陽消於上故其候沉重四肢逆冷腸痛轉甚或喉不利或心下脹滿結硬躁渴虛汗不止或時狂言爪甲面色青黑六脉沉細而一息七至以來有此證者速宜於氣海關元二穴灸三二百

壯以手足和暖為效仍服金液丹來復丹之類隨證治之

按此言陽氣不守或積陰感於下微陽消於下遂為陰毒與活人書論陰毒為陰氣獨盛陽氣暴絕者殊有發明矣但言不守與消之義而又不若趙氏釋活人書云陰氣極盛陽氣極微為陰毒陽氣極盛陰氣極微為陽毒庶不為竭絕之證義尤明白陰盛格陽脈附見熱門

論諸證寒熱似傷寒 詳見積熱門

謹按世傳以寒痰脚氣食積勞煩四證為似傷寒然以形證較之亦豈止曰證而已故集證論 詳見積熱門

論傷寒傳變

此事難知云足太陽為巨陽為老陽又為諸陽之首故多傳變尔太陽傳陽明謂之微邪是水傳土也又謂之循經得度傳太陽傳少陽謂之越經傳太陰謂之誤下傳太

陽傳少陰謂之表裏傳變之邪太陽爲甚復傳少陰水勝火火勝水此南北二方之變頃刻之間其害人也甚於太陽多矣若辨之不早必成不救之疾况亂投湯藥者乎太陽傳厥陰謂之首尾傳厥陰與督脉上行與太陽相接又各巡經得度傳穴變至重不爲不多矣

按此可謂發仲景之心法矣趙氏亦曰傷寒六經傳變或虛或實或冷或熱無非邪

氣之所爲也有次第傳經之陽邪有直入本經之陰邪有下後內陷之邪皆不可不辨也然成無已引華陀云傷寒一日在皮二日在膚三日在肌四日在胃五日在腹六日入胃卽傳裏也與成所論七日不解爲再經二七日不解爲過經皆大約也故一無治例惟六經傳變爲的故太陽傳變居多者因其初感邪氣乘虛而入則傳也有三五日止在本經或十數日不傳者有

之有傳過一經而不再傳者亦有之有悞服藥而致傳變者多矣大抵邪在陽經則易治傳入陰分則危殆蓋陽微陰盛正虛邪實矣况悞下內陷汗虛別經者則壞異傾危可立待也學者慎之

論傷寒只傳足經不傳手經

發明日傷寒受病之由皆出熱論一篇而已皆傳足經不傳手經何也蓋傷寒病冬月得之足太陽膀胱經為首次至足厥陰肝經為

尾此病惟傷北方與東方及戌土上有足陽明胃濕之專位兼丑上有足太陰脾土之專位蓋足之六經皆在東北之方經云冬傷於寒即發者為傷寒春發為溫病夏發為溫疫為病最重此之謂也仲景云無奇經則無傷寒緣奇經皆附足六經不附手經寒邪只傷足經者為有奇經故也長夏為大熱病者夏火既王火之方與秋之分皆手經居之小方與春之分皆足經不足及夏大王客邪助于

手經則不足者愈不足矣故所用之藥皆泄有餘而非足經藥何者泄有餘則不足者補矣此傷寒先只足經而不言手經也大意如此至于傳手經者亦有之矣

論傷寒傳手經

此事難知曰傷寒傳至五六日間漸變神昏不語或睡中獨語一二句目赤唇焦舌乾不飲水稀粥與之則噤終日不與則不思六脉細數而不洪大心下不痞腹中不滿大小便

如常或傳至十日以來形貌如醉人虛見神昏不已多用承氣湯下之則誤矣蓋不知此熱傳手少陰心經也然而又未知自何經而來答曰本太陽經傷風風爲陽邪陽邪傷衛陰血自燥熱畜膀胱壬病逆傳於丙丙丁兄妹由是傳心心火自上迫而熏肺所以神昏也謂肺爲清虛之藏內有火邪致令神昏宜梔子黃芩黃連湯若脉在丙者導赤散脉在丁者瀉心湯若誤用涼膈散散乃氣中之血

藥也如左手寸脉沉滑有力者則可用之或用犀角地黄湯近於是也本方所說若無犀角以升麻代之是陽明經藥也此解陽明經血中熱藥若脉浮沉俱有力者是丙丁中俱有熱也可以導赤瀉心各半服之則宜矣此證勝脫傳丙足傳手經也下傳上也內傳丁也表傳裏也壬傳丁者良傳離也越經傳也又謂腑傳臟也活人云傷寒只傳足經不傳手經此言不盡意也有從足經而傳手經者

何以知之經云傷寒或止傳一經或間傳一二經不可一途而取之但憑其脉與外證治之此活法也與食則嘔者邪不在胃也不與則不思者以其神昏故熱邪既不在胃誤與承氣湯下之其死也必矣

謹按傷寒本只傳足經已上又例傳手經之義可謂發病機之秘矣蓋只是邪蘊日久因足經實手經虛故冤熱尔有因汗下差悞而傳有因七情或勞倦等而致者有

之大抵傳于經必有所因所以古人有救
逆復脉等法豈但切中病情實啓後人之
意例尔

論寒傷陰分發熱爲反用溫汗法

趙嗣真曰詳仲景論發汗湯劑各分輕重不
同如麻黃桂枝青龍各半越婢等湯各有等
差至於少陰發汗二湯雖同用麻黃附子亦
自有輕重加減之別故以加細辛爲重加甘
草爲輕辛散甘緩之義也其第一證以少陰

本無熱此發熱故曰反也蓋發熱爲邪在表
而當汗又兼脉沉屬陰而當溫故以附子溫
經麻黃散寒而熱須汗解故知細辛是汗劑
之重者第二證旣無裏寒之可溫又無裏熱
之可下求其所用麻黃附子之意則是脉亦
沉方可名曰少陰病身亦發熱方可行發表
藥又得之二三日病氣尚淺比之前證亦稍
輕故不重言脉證而但曰微發汗所以去細
辛加甘草是汗劑之輕者向使脉不沉身不

熱又無他證則是無病人也又何藥焉仲景
本分作兩證以別汗劑之輕重活人書却於
第二證中除去無證兩字改作常見少陰熱
陽證者所謂少陰熱陽證者如經云心中煩
不得臥或咽瘡聲不出者或欬而嘔渴或口
燥咽乾或腹脹不大便數證皆是也夫豈麻
黃附子甘草湯發汗劑所可治耶抑又有聞
焉麻黃附子細辛湯爲治少陰病之脈沉反
發熱者固也而仲景又有四逆湯治太陽病

之發熱反脈沉者均謂之反也仲景云病發
熱頭疼脈反沉若不差身體頭疼者當救
其裏宜四逆湯此證出太陽篇又云少陰病
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此
證出少陰篇切詳太陽病發熱頭痛法當脈
浮今反沉少陰脈沉法當無熱今反熱仲景
於此兩證各言反者謂反常也蓋是太陽病
脈似少陰少陰病證似太陽所以謂之反而
治之異也今深究其旨均是脈沉發熱以其

有頭痛故爲太陽病陽證常脉浮今反不能浮者以裏虛反寒正氣裏微所致又身體疼痛故宜救裏使正氣內強逼邪出外而乾姜生附亦能出汗而解假使裏不虛寒則當見脉浮而正屬太陽麻黃湯證也均是脉沉發熱以其無頭痛故名少陰病陰病當無熱今反寒邪在表未傳在裏但鬱閉而爲熱而在裏無病故川麻黃細辛以發表邪之熱附子以溫少陰之經假使寒邪入裏則外必

無熱當見吐利厥逆等證而屬正少陰四逆湯證也由此觀之表邪浮淺發熱之反猶輕正氣衰微脉沉之反爲重此四逆湯爲劑不爲不重於麻黃附子細辛湯也又可見熟附配麻黃發中有補生附配乾姜補中有發仲景之旨微矣嗟夫常病用常法夫誰不知設有證變者或脉變者往往疑似參差亦欲以常法例治之惑矣如仲景所論太陽少陰兩證脉沉發熱雖同而受病與用藥自別此實

證治之奇異醫法之玄微茲併及之

謹按傷寒六經證仲景例表裏六經藥矣而又於每經表藥中分脈證輕重而用藥如此實萬世無窮之惠也然歷世而下得此意例之妙者能幾人哉但近世習俗不求其意托時世風土之異或例用氣藥以治傷寒表邪逆悞多矣况裏證乎論見後發表諸方下

論傷寒兩感

王海藏曰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臟以是知內外兩感腑臟俱病欲表之則有裏欲下之則有表表裏既不能一治故云兩感者不治然所稟有虛實所感有淺深虛而感之深者必死實而感之淺者猶可治治之而不救者有矣未有不治而獲生者矣余嘗用大羌活湯間有生者十得二三故立此以待好生君子用之

按本方治法見後

趙嗣真曰仲景論兩感爲必死之證而復以治有先後發表攻裏之說繼之者蓋不忍坐視而欲覲其萬一之可活也活人書云宜救裏以四逆湯後救表以桂枝湯殊不知仲景云大陽與少陰俱病則頭痛爲太陽邪盛於表口乾而渴爲少陰邪盛於裏也陽明與大陰俱病則身熱譫語爲陽明邪盛於表不欲食腹滿爲大陰邪盛於裏也少陽與厥陰俱病則耳聾爲少陽邪盛於表囊縮而厥爲厥

陰邪盛於裏也三陽之頭痛身熱耳聾救表已自不可三陰之腹滿口乾渴囊縮而厥一下可乎活人書引下痢身疼痛虛寒救裏之例而欲施於煩渴腹滿譫語囊縮熱貫之證然乎否乎蓋仲景所謂發表者葛根麻黃是也所謂攻裏者調胃承氣是也活人書所謂救裏則是四逆救表則是桂枝今以救爲攻豈不相背若用四逆湯是以火濟火而腹滿譫語囊縮等證何由而除臟腑何由而通榮

衛何由而行而六日死者可立而待也吁兩
感雖爲不治之證矣然用藥之法助正除邪
虛實實虛補不足損有餘之理學者不可不
素有一定之法於胷中也

傷寒合病併病論

趙嗣真曰愚嘗疑合病與併病之爲難明也
久矣因姑釋之蓋合病者二陽經或三陽經
同受病病之不傳者也併病者一陽經先病
又過一經病之傳者也且如太陽陽明併病

一證若併而未盡是傳未過尚有表證仲景
所謂太陽證不罷面色赤陽氣怫鬱在表不
得越煩躁短氣是也猶當汗之以各半湯若
併之已盡是爲傳過仲景所謂太陽證罷潮
熱手足汗出大便硬而譫語者是也法當下
之以承氣湯是知傳則入府不傳則不入府
所以仲景論太陽陽明合病止出三證如前
於太陽陽明併病則言其有傳受如此也又
三陽經互相合病皆曰下利仲景於太陽陽

明合病則主以葛根湯太陽少陽合病主以黃芩湯少陽陽明合病主以承氣湯至於太陽少陽併病其證頭項強痛眩冒如結胃心下痞鞭當刺大椎肺俞肝俞不可汗下太陽陽明併病已見上論但三陽合病仲景無背惡寒語句雖別有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乃屬太陽證而非三陽合病也三陽若與二陰合病卽是兩感所以三陰無合病例也按三陽合病證治見傷寒論陽明例篇

傷寒變溫熱病論

趙嗣真曰按仲景論謂冬月冒寒伏藏於肌膚而未卽病因春溫氣所變則爲熱夫變者改易之義也至此則伏寒各隨春夏之氣改變爲溫爲熱旣變之後不得復言其爲寒也所以仲景云溫病不惡寒者其理可見矣活人書却於溫病曰陽熱未盛爲寒所制豈有伏寒旣已變而爲溫尙可言寒能制其陽熱耶又於熱病曰陽熱已盛寒不能制亦不當

復言其爲寒也蓋是春夏陽熱已變其伏寒
卽非有寒不能制其陽熱傳外有寒能折陽
氣者乃是時行寒疫仲景所謂春分以後秋
分節前天有暴寒爲時行寒疫也三月四月
其時陽氣尙弱爲寒所折病熱則輕五月六
月陽氣已盛爲寒所折病熱則重七月八月
陽氣已衰爲寒所折病熱亦微是知時行寒
疫與溫熱二病所論陽氣盛衰時月則同至
於論暴寒之寒與伏寒已變之寒自是相違

名不正則言不順矣仲景又云其病與溫及
暑病相似但治有殊者要在變其病源寒熱
溫三者之殊則用藥冷熱之品味判然矣

謹按王安道傷寒立法考曰讀仲景書當
求其立法之意不然則疑信相雜未免通
此而礙彼也夫傷寒有卽病者則爲傷寒
不卽病者則謂之溫與暑焉其類雖殊其
所受之源則不殊也夫仲景之書三陰經
寒證居熱證十之七八彼不卽病之溫暑

但一於熱耳何由而爲寒哉就三陰寒證而詳味之然後知予言之不妄或謂三陰經寒證本是雜病爲王叔和增入其中又或謂其證之寒蓋由寒藥誤治而致若此者非也夫叔和之增入者辨脉平脉與可汗可下等諸篇而已其六經病篇必非叔和所能贊辭也但厥陰經中下利嘔噦諸條却是叔和因其有厥逆而附遂併無厥逆而同類者亦附之耳至若以藥誤治而

成變證則爲太陽爲多縱使三陰證亦或有寒藥誤治而變寒者然豈應如是之衆乎夫惟後人以仲景書通爲傷寒溫暑者設遂致諸溫劑皆疑之而不敢用韓祗和雖覺桂枝湯之難用但謂今昔之世不同然未悟仲景書本爲卽病之傷寒設也且其著微旨一書又純以溫暑作傷寒立論而卽病之傷寒反不言及此已是捨本從末全不能窺仲景藩籬又以夏至前自膈

類聚四十一
六十一
悶嘔逆氣塞腸鳴腹痛身體拘急手足逆
冷等證視爲傷寒謂與仲景三陰證脈理
同而證不同遂別立溫中法以治以予觀
之其胃膈滿悶嘔逆氣塞等證旣與仲景
所敘三陰證不同則是內傷雜病豈溫暑
病乎况仲景所敘三陰證求對於春夏溫
暑之病不亦悞乎雖然祇和時內傷之理
未明而又適當溫暑病作之際其爲感也
固宜若非內傷雜病則不止暴寒所中之

病也且但曰寒而當溫然未嘗求其所以
爲寒之故也能求其故則知溫暑本無寒
證其爲寒證者皆內傷雜病與暴寒所中
也至於劉守眞出亦以溫暑作傷寒立論
而遺卽病之傷寒其所處辛涼解散之劑
固爲昧者有中風傷寒錯治之失而立益
亦不無桂枝麻黃難用之惑也旣於此則
無由悟夫仲景立桂枝麻黃湯之有所主
用桂枝麻黃湯之有其時矣故原病式曰

夏執用桂枝麻黃之類熱藥發表須加寒藥不然則執甚發黃或出班矣殊不知仲景主桂枝麻黃湯本不欲用於夏月之時矣苟悟夫桂枝麻黃本非治溫暑之劑則羣疑冰泮矣何也夫寒之初客于表也開腠理鬱陽氣而爲熱故非辛溫之藥不能開腠理以泄其熱此麻黃湯之所由立也至於風邪傷表雖反踈腠理而不閉然邪既客表則表之正氣受傷而不能流通故

亦發熱也必以辛甘溫之藥發其邪則邪去而腠理自密矣此桂枝湯之所由立也其所以不加寒藥者蓋由寒風在表又當天令寒冷之時而無所避故也後人不知仲景立法之意故有感於桂枝麻黃之熱有犯於春夏之司氣而不敢用於是有須加寒藥之論夫欲加寒藥於桂枝麻黃之中此乃不悟其所以然故如此耳若仲景爲溫暑立方必不如此必別有法但惜其

遺帙不傳致使後人有多岐之患若知仲
景傷寒論專爲卽病傷寒作則知麻黃桂
枝所宜用之故除傳經熱病之外其直傷
陰經與太陽不鬱熱卽傳陰經諸寒證皆
有所歸著而不復疑爲藥寒誤下而生矣
若春夏有惡風惡寒有汗無汗之證蓋春
夏暴中風寒之新病非冬時受傷過時而
發者不然則或是溫暑將發而復感於風
寒或因感風寒而動乎久鬱之熱遂發溫

暑也仲景曰太陽證發熱而渴不惡寒者
爲溫病觀此則知溫病不當惡寒而當渴
其惡寒而不渴者非溫病矣仲景雖不言
暑病然暑病與溫病同但復過一時而加
重於溫病矣其不惡寒而渴則無異也春
夏雖有惡寒惡風表證其桂枝麻黃二湯
終難輕用勿泥於發表不遠熱之語也於
是而用辛涼解散庶爲得宜苟不慎而槩
用之誠不能免夫狂躁斑黃衄血之變而

亦無功也。雖或者行桂枝麻黃於春夏而効，乃是因其辛散之力，而偶中於萬一，斷不可視爲常道。而守之後人，以通解散百解散之類，不問四時中風傷寒，一例施之。雖非至正之道，然較之不愼而輕用麻黃桂枝，以致變者，則反庶幾矣。若夫仲景於三陰經，每用溫藥，亦由病之所必須，與用之有其時耳。若槩以三陰寒證，視爲雜病而外之，得無負於仲景濟人利物之至仁。

而誤後世乎？自先覺不示傷寒溫暑異治之端緒，但一以寒涼爲主，而諸溫熱之劑，悉在所略。致使後之學者，視仲景書，欲仗焉而不敢，以終決欲棄焉，則猶以爲立法之祖，而不能外也。能明乎仲景本爲卽病者設法，則桂枝麻黃未必難用。諸溫熱之劑，未必可略矣。若謂仲景法不獨爲卽病者設，則凡時行及寒疫溫瘧風溫等證，亦通似傷寒六經病，諸方治之乎？故仲景曰

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爲治不同又曰寒疫與溫病及暑病相似但治有殊耳是知濕暑及時行寒疫濕瘧風濕等病必別有治法今不見者亡之也觀其所謂爲治不同所謂濕瘧風溫溫毒溫疫脉之變證方治如說之語豈非有法而亡之乎決不可以傷寒六經病諸方通治也仲景問謂人傷於寒爲病熱者言常而不言變也仲景謂或寒或熱而不一者備常與變而弗遺

也仲景槩言古人之所未言大有功於古人者雖欲偏廢可乎

按右說與前論互有發明皆甚有功於仲景矣然傷寒卒病與夫時行寒疫但在脉證相符而治之何以能致變逆也夫審傷寒雜病脉異則所用辛溫辛涼之劑判然矣大抵於既傳之後爲異多端豈無實肖雜證者故仲景叔和論次雖例有混殺而證因標本不同治則權變不一證例多同

而治療有殊故不能不使人致疑也人能
求其意合而歸一以觀之則證例自定證
定則治法不差矣但要將經論熟讀玩味
有疑處兼看別書如趙氏爲活人書釋疑
曰活人書之可疑者甚多仲景論亦有可
疑者如白虎湯仲景旣云表不解者不可
與而白虎加人參湯證一日惡風一日惡
寒豈非表不解而復用白虎何耶蓋惡風
曰微則但見於背而不至甚於惡風曰時

時則時或乍寒而不常是表證已輕非若
前證脉浮發熱無汗全不解者加之太熱
大渴所以用白虎而無疑也又曰仲景論
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
多寒少其人不嘔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
度發脉微緩者爲欲愈若脉微而惡寒者
此陰陽俱虛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也面
色反有熱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
汗出身必痒宜桂枝麻黃各半湯仲景之

意蓋以得病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十六字爲自初至今之證以下文乃是已後擬病方變之辟當分作三截看若其人不嘔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發脉浮緩爲欲愈此一節乃裏和無病而脉欲者邪氣微緩也陰陽同等脉證皆向安之兆可不待汗而欲自愈若脉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之此一節宜溫之若面色反有熱色者未欲

解也以其不能得少汗出其身必痒宜各半湯此節必待汗而後愈也活人書不詳文意却將其人不嘔清便欲自可九字本是欲愈之證反以他證各半湯汗之又一不可汗吐下證及各湯證語句並脫略而不言取此證而用彼藥汗其所不當汗何也若是可見仲景文法多如此學者必須反復詳玩熟觀吳意其例自見則治不差矣故趙氏嘗曰仲景之書言字不同則治

法霄壤讀之者可不於片言隻字以求其
意歟宰相與魁焉

論傷寒雜病分之二科

王海藏云世之論傷寒有法療雜病有方是
則是矣然猶未也吾謂治雜病亦有法療傷
寒亦有方方即法也法即方也豈有異乎要
當全識部分經絡表裏臟腑豈有二哉以其
後世才智之不及古也所以分傷寒雜病爲
二門故有長於此而短於彼者亦有長於彼

而短於此者逮夫國家取士分科爲七宜乎
命學而愈陋愈專而愈粗也試以傷寒雜病
二科論之傷寒從外而之內者法當先治外
而後治內雜病從內而之外者法當先治內
而後治外至於中外不相及則治主病其方
法一也亦何必分之爲二哉大抵雜病之外
不離乎表傷寒之內不離乎裏表則汗裏則
下中則和不易之法也劑之寒熱溫涼在其
中矣餘風產二條日疾瘡腫小兒等科各自

專門無恠其工之陋且粗也是以知證不知
脉知藥不知源是豈真知而全識哉耳熟目
厭習壞多經涉久誤合則病愈不契則疾甚
所嘗見所嘗聞者粗有曉會其所未嘗見未
嘗聞者則有所不知也此繼述而不及覓物
者遠矣嗚呼天之所錫其智識有限量故耶
哀哉庸夫以衣食迫以口舌爭視學業如仇
讎專妬忌爲能幹悞人性命恬不知恤甘爲
忍人不顧陰理其教之有所失邪時世之有

所俾然耶抑疾者之不幸而有所自致邪

謹按漢張仲景推充內經傷寒脉證論例
立法雖因證傳變而不離卽病之傷寒也
至宋之季有托時世之異乃別立方用參
蘇霍香正氣之類而遺卽病之傷寒使世
俗因之往往失仲景意况與雜病分二科
專傷寒者尚不能備曉其通變主雜病者
而不能遍識其彷彿宜乎其教之乖悞爲
疾之不幸使人不能無憾恨也噫仲景推

充內經大法可謂無窮之惠人猶不知其
例三百餘法備卽病傷寒之傳變宋醫所
論爲時氣變法非真傷寒也故其方不多
且病從外而之內者不離乎風寒暑濕其
間傳變者餘傷寒皆輕從內而之外者不
離乎內傷七情其間壞異者非傷寒之重
故有輕重不同因分二科大抵學者要於
診候之際辨內外之感傷察表裏之輕重
雜病傷寒脉證所異傷寒雜病治法不殊

不殊者雜病之外不離乎表傷寒之內不
離乎裏所異者傷寒從外而之內雜病從
內而之外外感法仲景內傷法東垣六氣
推充乎劉張雜病融會乎諸氏萬法歸吾
一心一心貫乎萬法不致得此而失彼爲
二科之分遺乎世之譏誚也

心下痞滿

論痞爲濕土之病

內經云備化之紀其病痞又云太陰所至爲

積飲痞膈

按原病式云痞與否同不通泰也謂精神榮衛血氣津液出入流行之紋理閉密而爲痞也

論傷寒心下痞

成無己云傷寒心下滿者不經下後則有吐下之殊若下後則有結胃痞氣之別經曰病人手足厥冷脉乍緊邪結在胃中心滿而煩當吐之又云脉浮而大心下反硬有熱屬藏

者攻之此二者不經汗下而心下滿或吐之或下之隨其邪氣之高下要在泄其邪也又邪氣在表未應下而強下之邪氣乘虛結於心下實者硬滿而痛爲結胃虛者滿而不痛爲虛痞蓋結胃是實邪大陷胃湯主之痞是虛邪須諸瀉心湯散可也

論痞爲痰飲及諸氣所致 詳見各門

論傷寒雜病痞皆血證

秘藏云內經曰備化之紀其病痞又曰太陰

所至爲積飲痞隔太陰者濕土也主壅塞乃
土來心下爲痞滿也傷寒下之太早亦爲痞
乃因寒傷榮血心主血邪入手本故爲心下
痞仲景瀉心湯數方皆用黃連以瀉心下之
土邪至於酒積雜病下之太過亦作痞滿皆
血證也蓋下多則亡陰亡陰者卽損脾胃謂
脾胃水穀之陰亡也故胃中之氣以其血虛
而下陷于心之分故致心下痞上宜理脾胃
以血藥治之若全用氣藥導之則其痞益甚

而復下之氣愈下降必變爲中滿鼓脹非其
治也又有虛實之殊如實痞大便秘厚朴枳
實主之虛痞大便利芍藥陳皮主之飲食所
傷而爲痞滿者當用藥消導其胃中窒塞欲
吐者則宜吐之

難知云傷寒病者從血中來從外之內從無
形雜病痞者亦從血中來從內之外從有形
故無形以苦泄之有形以辛散之

按痞之凝滯閉塞人皆知氣之不運也獨

東垣指以血病言之謂下多則亡陰而損血此前人之未論也世有用氣藥治痞而不効者蓋不知此理故也

論諸瀉心湯用藥寒熱不同

保命集云三陰三陽之標本治各不同有用寒藥而爲熱痞大黃黃連之類也有用寒熱藥者陰與陽不和而痞大黃黃連加附子之類也有用辛熱藥多而寒藥少者陰盛陽虛而痞半夏甘草生姜瀉心三方之類瀉心湯

者非瀉心火之熱瀉心下之痞也通而論之其藥陽多而陰少蓋病發於陰而得之有大黃黃連瀉心湯爲陰心下痞而脈疾一證桂枝後用從太陽浮弱所變餘皆陰陽雜用論痞爲熱證

直格云傷寒裏之陰分已受熱邪是病發於陰也或熱微下證未全誤下之早則裏熱除去表熱乘虛入裏而作痞也故仲景攻痞多用大黃黃連黃芩寒藥爾後或加附子乾姜

之類者是以辛熱佐其寒藥欲令開發痞之
佛熱結滯也非攻寒耳

按前保命集論瀉心湯分陰陽寒熱多少
而用藥可謂詳切矣而此論則專主於熱
二者似乎不同要之各有所當蓋直格是
言其受病之本保命集是論其用藥之標
若以爲痞有陰寒之証耶則仲景瀉心五
方何皆用黃芩黃連之藥若以爲痞無陰
陽之異耶何瀉心湯又有兼用乾姜附子

半夏生姜之類者也一言其本一論其標
而已

謹按痞之爲病由陰伏陽蓄氣與血不運
而成處心下位中央臍滿否塞皆土之病
也與脹滿有輕重之分痞則內覺痞悶而
外無脹急之形脹滿則外亦有形也前人
所論皆指誤下而致之蓋誤下則裏氣虛
致傷寒之表邪乘虛入於心下雜病則所
受之邪氣亦蓄於心下因致痞也亦有不

因誤下而得之如中氣虛弱不能運化精
微爲痞者有飲食痰積不能施化爲痞者
有濕熱太甚土來心下爲痞者故古方治
痞用黃連黃芩枳實之苦以泄之厚朴生
姜半夏之辛以散之人參白朮之甘苦溫
以補之茯苓澤瀉之淡以滲之隨其病之
所在以調之也既痞同濕治惟宜上下分
消其氣如果有內實之證庶可略與疎導
世人苦於痞寒喜行利藥以求速効暫時

通快痞若再作益以滋甚是皆不察夫所
謂下多亡陰之意也
痞

論痞病屬濕強直屬風

內經曰諸痞項強皆屬於濕王注太陽傷濕
又云諸暴強直皆屬於風王注陽內鬱而陰
行於外

按內經言痞肺腎太陽督脉與夫六氣皆
能爲之大抵專主於濕故原病式云諸痞

強直筋勁強直而不柔和也土主安靜故也陰瘧曰柔瘧陽瘧曰剛瘧亢則害承乃制故濕過極反兼風化制之然兼化者虛象實非風也又云諸暴強直皆屬於風謂筋勁強有力不柔和也然燥金主於緊斂短縮勁急風木爲病反見燥金之化由亢則害承乃制也又况風能勝濕而爲燥也愚謂土性安靜木性動搖瘧病強直而安靜故主於濕風病強直而搐搦故屬於風

况土氣之下木氣乘之故瘧之強直有似於風又木氣之下金氣乘之金之緊斂勁切與土相近故風之強直有似於濕二者有本化有虛象不可不察也

又按病譏治瘧治風之法云諸瘧項強皆屬於濕寒濕同性水火同居故足太陽屬水而位下所以濕可傷也其脉下項故主項強太陽表中風以濕客于經中內挾寒濕則筋脉抽急故瘧項強而不柔當

詳有汗無汗治以流濕祛風緩發表而愈也強直屬風乃厥陰風木勢甚而成千金以強直爲風治以瀉火補金木能自平矣愚謂此言痙病項強以外感風寒濕氣者言之也風病強直以風木自病者言也

論傷寒剛柔二痙

仲景云太陽病發熱無汗而反惡寒名曰剛痙太陽病發熱汗出而不惡寒名曰柔痙病身熱足寒頸項強急惡寒時頭熱面赤獨頭

動搖卒口噤背反張者痙病也若發其汗寒濕相得其表益虛卽惡寒甚

按活人云太陽經先因傷風又感寒濕而致然也古人謂之痙又作痙痙者強直也古人以強直爲痙外證與傷寒相似但其脉沉遲弦細而項背反張強硬如發癩狀爲異耳察其有汗無汗以分剛柔二痙無汗葛根湯主之有汗桂枝加瓜蒌湯主之剛痙脣滿口噤脚攣急咬齒當行大承氣

湯愚謂剛瘧柔瘧並屬太陽至於項強口
噤一證例太陽兼陽明也因有陽明故不
宜發汗而有川大承氣湯法者難知云傷
寒瘧證五種皆屬太陽餘經不言聖人之
大意也若頭低視下手足牽引肘膝相構
陽明瘧也若一目或左或右邪視并一手
一足搖擗者少陽瘧也汗之止之和之下
之各隨其經可使必已蓋謂此也

論致瘧病因

仲景云太陽病發汗太多因致瘧 風病下
之則瘧復發汗必拘急 瘡家雖身疼痛不
可發汗汗出則瘧

按此謂發汗下之而致瘧則不專於風寒
濕之外傳矣是又因壞證而成也發汗下
之太過皆亡津液損血之所由也

瘧病脈法

脈經云太陽病發熱脈沉而細者名曰瘧爲
難治 夫瘧脈按之緊如弦直上下行 瘧

家其脉伏堅直上下腹暴脹大爲欲解脉反伏弦者瘧 瘧病發其汗已其脉澹澹如蛇按瘧證屬風寒濕所傷有汗者脉必浮緩無汗者脉必浮緊若其脉沉細者濕所傷也堅直上下行皆緊之象也發汗已如蛇亡津液而無胃氣之象也

論陰陽瘧

活人書云陰陽二瘧者陽瘧屬剛瘧陰瘧屬柔瘧以附子散桂心白朮湯附子防風散八

物白朮散可選而用之

按仲景論剛柔二瘧並屬太陽活人論陰陽二瘧旣以陽瘧屬剛瘧陰瘧屬柔瘧而乃以朮附姜桂諸熱藥治陰瘧則是以陰專寒治矣恐非至當之論姑伺明哲其方茲不載詳見本論

論風搐反張有風火之證

子和書云呂君玉妻年三十病風搐目眩角弓反張數日不食諸醫皆作驚風暗風風癩

治之以南星雄黃烏附用之不効戴人曰諸
風掉眩皆屬肝木陽主動陰主靜由火盛制
金不能平木肝木茂而自病先涌風痰二三
升次以寒劑下之又以銚針刺百會穴出血
三盃立愈

按風搖本與瘧證不同而瘧證屬濕土極
必兼風木動搖之化風搖屬木木極必見
金燥緊斂之形要之亦可同論故取此條
以證瘧病不專於風寒濕之外至亦有風

火熱之內作者也

論瘧證屬內虛所致

三因方云夫人之筋各隨經絡結束於身血
氣內虛外爲風寒濕熱之所中則瘧以風散
氣故有汗而不惡寒曰柔瘧寒泣血故無汗
而惡寒曰剛瘧原其所因多由亡血筋無所
營故邪得以襲之所以傷寒汗下過多與夫
病瘡人及產後致斯疾者槩可見矣診其脉
皆沉伏弦緊但陽緩陰急則久久拘攣陰緩

陽急則反張強直二證各異不可不別
按傷寒言瘧專指外邪爲病陳無擇發明
血氣內虛一節實與仲景所言汗下過多
者相合可謂善矣惜乎用藥未能詳明也
又言陰緩陽急則太陽瘧也陽緩陰急則
陽明瘧也

論產後發瘧

郭稽中云產後汗出多而變瘧者由產後血
虛內理不密故多汗因遇風邪搏之則變瘧

宜灌小續命湯稍緩卽汗出如雨手拭不及
不可治也

按此旣云產後則血氣本虛矣汗出旣多
則衛氣亦虛縱有風邪乘之小續命用麻
黃輩其可服乎况有虛象而實非風者哉
陳無擇雖嘗論其失所用大豆紫湯大聖
散亦未盡善也

謹按傷寒瘧病治人以太陽中風又感寒
濕而致則專於外邪所傷然仲景亦有汗

下過多之戒則又出於衆證所成矣蓋外邪所傷者通宜解散仲景言剛柔治入分陰陽難知論經絡等諸方詳矣至於治壞證補虛救失之法諸方則亡也又千金謂濕病熱入腎中亦爲瘧小兒病癩熱盛亦爲瘧若此治法俱未之見也况此二者之外又有血氣本虛之人如產後汗出多而變瘧者或因七情怒氣而發瘧者或因濕熱內盛痰涎壅遏經絡而作瘧者治各不

同也大抵傷寒有外邪之可解宜用風藥發散風寒又風藥亦能勝濕耳至於邪熱入腎亦非風藥之所能療也其內證作虛本無外邪前人豈可仍用風藥處治惟宜補虛降火敦土平木清痰去濕隨證而用不可不察也

瘧疹

論傷寒發瘧有陰陽不同

略例曰陽證發瘧有四有傷寒發瘧有時氣

發癩有熱病發癩有溫毒發癩班班如錦文
或發之面部或發之胷背或發之四末色紅
赤者胃熱也紫黑爲胃爛也一則下早一則
下之晚乃外感熱病而發癩也當服玄參升
麻白虎等藥

謹按四氣發癩溫毒爲至重暑證亦發癩
固有輕重之殊見面部者傳手經也難知
云戊助少陰心火入于手太陰肺也背多
者足太陽胷屬足陽明四末屬脾與心也

陰證發癩亦出背胷又出手足亦稀少而微
紅若作熱證投之涼劑大悞矣此無根失守
之火聚於胷中上獨重肺傳於皮膚而爲班
點但如蚊蚋蚤虱咬形狀而非錦文也調中
溫胃加以茴香芍藥以大建中之類其火自
下癩自退可謂治本而不治標也

謹按癩證固有陰陽輕重之現證矣陽證
大率用托裏清熱化癩涼血陰證止用調
中溫胃其癩自消病體自定非若瘡成膿

癩也雖輕重俱從火化大抵急則治標緩則治本

論中寒發癩

略例云完顏小將軍病寒熱間作有癩三五點鼻中微血出兩手脉沉潛胃膈四肢按之殊無大熱此內傷寒也問之因暑卧殿角傷風又渴飲水酪水此外感者輕內傷者重從內病俱爲陰也故先癩衄後顯內陰寒熱間作脾亦有之非往來少陽之寒熱也與調中

湯數服而愈

論傷寒治悞發癩

陳無擇云傷寒發癩者蓋不當下而下之熱則乘虛入胃當下而失下則胃熱不得泄二者皆能發癩其狀如錦綉赤者易治黑者難治蓋熱毒入胃深也

按此謂癩主於胃因下早下晚之失而生至如陽證悞用熱劑而發癩或溫毒便發癩者皆宜後脉求其本也仲景云寸脉浮

滑者可用瓜蒂散吐之是熱毒蘊於胃膈也又非在胃及虛火之比大抵黑者熱極亢則害承乃制也

論癩疹

陳無擇云世醫論癩疹無不謂是皮膚間風云云當以理曉察內外隨證治之見癩疹門三因方謹按癩疹多屬脾隱隱然在皮膚之間故言癩疹也發則多痒或不仁者是兼風兼濕之殊色紅者兼火化也

傷寒論注解

辨太陽病脉證并治法

太陽之為病脉浮頭項強痛而惡寒經曰尺者太陽受病太陽受病太陽主表為諸陽主氣脉浮頭項強痛而惡寒者太陽表病也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脉緩者名為中風也寒陰也風則傷衛發熱汗出惡風者衛中風榮病發熱無汗不惡風而惡寒衛病則發熱汗出不惡寒而惡風以衛為陽衛外者也病則不能衛固其外而皮腠疎故汗出而惡風也傷寒脉緊傷風脉緩故也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脉陰陽俱緊

者名曰傷寒 經曰凡傷於寒則為病熱為寒也中風即發熱者風為陽也及傷寒云或已發熱或未發熱以寒為陰邪不能即熱鬱而方變熱也風則傷衛寒則傷榮衛虛者惡風榮虛者惡寒榮傷寒者必惡寒也氣病者則麻血病者則痛風令氣緩寒令氣逆體痛嘔逆者榮中寒也經曰脉盛身寒得之傷脉陰陽俱緊者知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脉若靜者其傷寒也

為不傳頗欲吐若燥煩脉數急者為傳也 太陽主表一日則太陽邪受至二日當傳陽明若脉氣微而不傳陽明胃經受邪則喜吐寒邪傳裏者則變熱如頗欲吐若煩燥脉急傷寒數者為太陽寒邪便熱傳於陽明也

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為不傳也 傷寒二三日

日無陽明少陽證知邪太陽病發熱而渴不傳正在太陽經中也

惡寒者為溫病 發熱而渴不惡寒者陽明也此太陽受邪知為溫病非傷寒也積溫成熱所以

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為病脉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

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若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則如驚癩時瘈瘲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

命期 傷寒發汗已則身涼若發汗已身灼熱者非傷寒為風溫也風傷於上而陽受風氣風與溫相合則傷衛脉陰陽俱浮自汗出者衛受邪也衛者氣也風則傷衛溫則傷

氣身重多眠睡者衛受風温而氣昏也息
 必新語言難出者風温外甚而氣擁不利也
 若被下者則傷藏氣太陽膀胱經也內經曰
 膀胱不利為癰不約為遺溺癰者小便不利
 也太陽之脉起目內眥內經曰瞳子高者太
 陽不足戴眼者太陽以絕小便不利直視夫
 溲為下後竭津液損藏氣風温外勝經曰欲
 絕也為難治若被火者則火助風温成熱敬
 者熱痰而發黃劇者熱甚生風如驚癇而時
 痰癡也先曾被火為一逆若更以火熏之是
 再逆也一逆尚猶延引時日而不愈
 其再逆者必致危殆故云夜命期 病有發
 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
 發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以陽數
 七陰數六故也 陽為熱也陰為寒也發熱而
 惡寒傷陽也無熱而惡寒傷

傷陰也陽法火陰法水火成數七水成數六
 陽病七日愈者火數足也陰病六日愈者水
 數足也 太陽病頭痛至七日已上自愈者以行
 其經盡故也若欲作再經者鍼足陽明使經
 不傳則愈 傷寒自一日至六日傳三陽三陰
 病衰頭痛少愈若七日不愈則太陽之邪再
 傳陽明針足陽明為迎而奪之使經不傳則
 愈 太陽病欲解時從巳至未上 巳為正陽則
 地始於太陽終於厥陰六經各以三時為解
 而太陽從巳至未陽明從申至戌少陽從寅
 至辰至於大陰從亥至丑少陰從子至寅厥
 陰從丑至卯者以陽行也速陰行也緩陽主
 於晝陰主於夜陽三經解時從亥至卯以陰
 道常饒也陰三經解時從亥至卯以陰道常

乏也內經曰陽中之太陽通於風家表解而

夏氣則已午未太陽乘土也

不了了者十二日愈中風家發汗解後未全快暢者十二日大邪皆

去六經悉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近衣者熱在

皮膚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

在皮膚熱在骨髓也皮膚言淺骨髓言深皮

欲得衣者表熱裏寒也身太陽中風陽浮而

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嗇嗇惡

寒千金方浙浙惡風惡寒翕翕發熱鼻鳴

乾嘔者桂枝湯主之陽以候衛陰以候榮陽

脈浮者衛中風也陰脈

弱者榮氣弱也風并於衛則衛實而榮虛故

發熱汗自出也經曰太陽病發熱汗出者此

為榮弱衛強者是也嗇嗇者不足也惡寒之

見也浙浙者洒洒也惡風之見也衛虛則惡

風築虛則惡寒榮弱衛強惡寒復惡風者以

自汗出則皮膚緩腠理疎是亦惡風也翕翕

者鳩鳩然而熱也若合羽所覆言熱在表也

鼻鳴乾嘔者風擁而氣逆也與桂枝湯和榮

衛而散風邪也

傷寒明理論經曰桂枝本為解肌若其人

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之常須識

此勿令悞也蓋桂枝湯本專主太陽中風

所勝者則桂枝湯不能發散必也皮膚踈
湊又自汗風邪干於衛氣者乃可投之也
仲景以解肌爲輕以發汗爲重是以發汗
吐下後身疼不休者必與桂枝湯而不與
麻黃湯者以麻黃湯專於發汗其發汗吐
下後津液內耗雖有表邪而止可解肌故
須桂枝湯小和之也桂味辛熱用以爲君
必謂桂猶圭也宣導諸藥爲之先聘是猶
辛甘發散爲陽之意蓋發散風邪必以辛

爲主故桂枝所以爲君也芍藥味苦酸微
寒甘草味甘平二物用以爲臣佐者內經
所謂風淫所勝平以辛佐以苦以甘緩之
以酸收之是以芍藥爲臣而甘草爲佐也
生薑味辛溫大棗味甘溫二物爲使者內
經所謂風淫於內以甘緩之以辛散之是
以薑棗爲使者也薑棗味辛甘固能發散
而此又不特專於發散之用以脾主爲胃
行其津液薑棗之用專行脾之津液而和

榮衛者也麻黃湯所以不用薑棗者謂專於發汗則不待行化而津液得通矣用諸方者請熟究之

桂枝湯方

桂枝三兩去皮芍藥三兩味苦酸微寒

甘草二兩炙生薑三兩切味辛溫大棗十二枚擘味

甘溫內經曰辛甘發散為陽桂枝湯辛甘之劑也所以發散風邪內經曰風淫所勝平以辛佐以苦甘以甘緩之以酸收之是以桂枝為主芍藥甘草為佐也內經曰風淫於

內以甘緩之以辛散之是以生薑大棗為使也

右五味咬咀以水柒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適寒溫服一升服已須臾歔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覆令一時許遍身絳絳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淋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不必盡劑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後服小促役其間半日許令三服盡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

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劑禁生冷
 粘滑肉麵五辛酒酪臭惡等物○和劑局
 方治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
 發陰弱者汗白出膏膏惡寒洒洒惡風翕
 翕發熱鼻乾乾嘔甘草一兩桂枝去皮芍藥各
兩○一本右為籠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生
各乙兩半薑三片棗三枚澹寮方擘破同煎取七分
 去滓溫服不拘時惟春初澹寮方惟可行
 自春末及夏至已前可加黃芩半兩夏至

後加知母半兩石膏二兩或升麻半兩若
 病人素虛寒者不用加減無汗休服三因
 方治太陽傷風脈陽浮陰弱榮弱衛強頭
 痛鼻鳴乾嘔發熱自汗惡風或煩熱汗出
 則解有如瘧狀脈浮洪虛大者桂枝去皮芍
 藥各一兩甘草炙一兩右咬咀每服五錢水一
 盞半煎八分去滓食前溫服覆令遍身微
 汗愈或發滯漏不止惡風小便難四肢拘
 急者加熟附子一分或項背強兀兀反汗

出惡風者加葛根一兩三錢或汗出後身
疼痛脉沉遲者加芍藥生姜各半兩人參
一兩半或下後脉促胃滿者去芍藥若微
寒乃加附子或下後頭項強痛翕翕發熱
無汗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去桂加茯
苓白朮各一兩半太陽外證未除而數下
之挾熱利不止心下痞硬表裏不解加人
參一兩或下之微喘者加厚朴六錢三字
杏仁十七粒因燒針令汗針處被寒核起

而赤必發奔豚灸其核各一壯加桂一兩
與服因燒針煩躁者去芍藥減桂一兩牡
蠣龍骨各一兩可代救逆湯醫方大成治
傷寒大陽經受病頭疼身痛或翕翕發熱
或洒洒惡風桂枝芍藥各三兩甘草一兩右咬
咀每三服錢水一盞姜三片棗二枚煎七
分去滓溫服不計時候惟春初可依此方
自春末夏至已前宜加黃芩半兩夏至後
加知母半兩石膏二兩或升麻半兩若病

人素虛寒者不用加減無汗休服醫方集成南北

經方同

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桂枝湯主之

頭痛者太陽也發熱汗出惡風者中風也與桂枝湯解散風邪

強凡凡反汗出惡風者桂枝加葛根湯主之

凡凡者伸頸之貌也動則伸頸搖身而行項背強者動則如之項背凡凡者當無汗反汗

出惡風者中風表虛也與桂枝湯以和表加

麻黃葛根以祛風日麻黃主表虛後葛根湯

證云太陽病項背強凡凡無汗惡風葛根湯

主之藥味正與此方同其無汗者當用麻黃

今日汗出恐不加麻黃但加葛根也

傷寒論葛根四兩麻黃三兩芍藥二兩甘草二兩

炙生薑三兩切大棗十二枚桂枝二兩石七味兩

以水一斗先煮麻黃葛根減二升去沫

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

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法將息及禁忌

臣億等謹按仲景本論太陽中風自汗用桂枝湯

而方中有麻黃恐非本意也第三卷有葛根湯證云無汗惡風正與此方同是合用

麻黃也此云桂枝加葛根湯

太陽病下之後其氣上衝者可與桂枝湯方

用前法若不上衝者不可與之太陽病屬表而反下之則
 虛其裏邪欲乘虛傳裏若氣上衝者裏不受
 邪而氣逆上與邪爭出則邪仍在表故當復
 與桂枝湯解外其氣不上衝者裏虛不能與
 邪爭邪氣已傳裏也故不可更與桂枝湯攻
 表
 太陽病三日已發汗若吐若下若溫針仍
 不解者此為壞病桂枝不中與也觀其脈證
 知犯何逆隨證治之太陽病三日中會經發汗吐下溫針虛其正氣
 病仍不解者謂之壞病言為醫所壞病也不
 可復與桂枝湯審觀脈證知犯何逆而治之
 逆者隨所逆而救之桂枝本為解肌若其人脈浮緊發
 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也常須識此勿令誤也

脈浮發熱汗出惡風者中風也可與桂枝湯
 解肌脈浮緊發熱不汗出者傷寒也可與麻
 黃湯常須識此勿妄治也若酒客病不可與桂枝湯得湯
 則嘔以酒客不喜甘故也酒客內熱喜辛而
 客得之則喘家作桂枝湯加厚朴杏子佳太陽
 中滿而嘔病為諸陽主氣風甚氣擁則主喘也與
 桂枝湯以散風加厚朴杏仁以降氣凡服
 桂枝湯吐者其後必吐膿血也內熱者取桂
 酒客之類也既亡津液又為熱所搏後其必
 吐膿血吐膿血謂之肺痿金匱要略曰熱在
 上焦為肺痿謂或從汗或從嘔吐重亡津液故得之太陽病發汗遂漏
 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支微急難以屈伸

者桂枝加附子湯主之太陽病因發汗遂汗

陽氣不足因發汗陽氣益虛而皮腠不固也
內經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
出小便難者汗出亡津液陽氣虛弱不能施
化四肢者諸陽之本也四肢微急難以屈伸
者亡陽而脫液也針經曰夜脫者骨屬屈
伸不利與桂枝加附子湯以溫經復陽

傷寒論桂枝三兩芍藥三兩甘草二兩生薑二兩

三兩大棗十二枚附子一枚炮去右六味以

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本云桂

枝湯今加附子將息如前法

太陽病下之後脈促胃滿者桂枝去芍藥湯

主之傷寒論註曰

傷寒論桂枝三兩甘草二兩生薑三兩大

棗十二枚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

溫服一升本云桂枝湯今去芍藥將息如

前法

若微惡寒者去芍藥方中加附子湯主之脈

數時一止後來者名曰促促為陽盛則不因
下後而脈促者此下後脈促不得為陽盛
也太陽病下之其脈促不結胃者此為欲解
此下後脈促而腹胃滿則不得為欲解
後陽虛表邪漸入而客於胃中也與桂枝湯
以散客邪通行陽氣芍藥益陰陽虛者非所

宜故去之陽氣已虛若更加之微寒則必當溫劑以散之故加附子

傷寒論桂枝三兩甘草二兩生薑三兩大

棗十二枚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石五味以水七升

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本云桂枝湯今

去芍藥加附子將息如前法

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

寒少其人不能嘔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發

脈微緩者為欲愈也脈微而惡寒者此陰陽

俱虛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熱

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痒

宜桂枝麻黃各半湯傷寒八九日則邪傳再

之時也傳經次第則三日傳遍三陽欲傳三陰

陽去入陰不入陰者為欲解其傳陰經第六

日傳遍三陰為傳經盡而當解其不解傳為

再經者至九日又遍三陽陽不傳陰則解如

瘧發作有時也寒多者為病進熱多者為病

退經曰厥少熱多其病為愈寒多熱少陽氣

退故為進也今雖發熱惡寒而熱多寒少為

陽氣進而邪氣少也裏不和者嘔而利今不

脈微為裏虛惡寒為表虛以表裏俱虛故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也陰陽俱虛則面色青白反有熱色者表未解也熱色為赤色也得小汗則和不得汗則得邪氣外散皮膚而為痒也與桂枝湯麻黃各半太陽病初服桂枝湯湯小發其汗以除表邪

反煩不解者先刺風池風府却與桂枝湯則愈
煩者熱也服桂枝湯後當汗出而身涼和若反煩不解者風甚而未能散也先刺風池風府以通太陽之經而泄服桂枝湯大汗出脈洪大者與桂枝湯如前法若形如瘧日再發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黃一湯
經曰

再發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黃一湯
如服

瘧病證猶在者故當服作本湯服之服桂枝湯汗中後脈洪大者病猶在也若形如瘧

日再發者邪氣客於榮衛之間也與服桂枝湯二麻黃一湯解散榮衛之邪

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白虎加

人參湯主之
在大汗出脈洪大而不渴邪氣猶在表也可更與桂枝湯若大汗

出脈洪大而煩渴不解者表裏有熱不可更與桂枝湯可與白虎加人參湯生津止渴和表散熱

傷寒論知母六石膏一斤碎甘草二兩粳

米六人參三兩右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

成去滓溫服升日三服
千金翼方此下

秋前得用之立秋後不可服春三月病常苦裏冷白虎湯亦不可與之即嘔利

而腹痛諸亡血及虛家亦不可與白
虎湯得之則腹痛而利但當溫之

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脉微弱者此無

陽也不可發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湯方

桂枝二越婢一湯方

桂枝去芍藥 甘草 各十八銖○生薑一
千金翼方炙○

三錢切○翼大棗 四枚 麻黃 十八銖 石膏
方一兩三銖

碎綿裏

胃為十二經之主脾治水穀為卑藏若脾
內經曰脾主為胃行其津液是湯所以謂

之越婢者以發越婢氣通行津液
外臺方一名越婢湯即此義也

右七味咬咀以五升水煮麻黃一二沸去

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本

方當裁為越婢湯桂枝湯合飲一升今合

為一方桂枝二越婢一 傷寒論註云臣億

桂枝芍藥生薑各三兩甘草二兩大棗十
二枚越婢湯方麻黃二兩生薑三兩甘草

二兩石膏半斤大棗十五枚今以葶法約
之桂枝湯取四分之一即得桂枝芍藥生

薑各十八銖甘草十二銖大棗三枚越婢
湯取八分之一即得麻黃十八銖生薑九

銖甘草六銖石膏二十四銖大棗一枚八
分之七藥之二湯所取相合即共得桂枝

芍藥甘草麻黃各十八銖生薑一兩三銖
石膏二十四銖大棗四枚合方舊云桂枝

三今取四分之_一即當云桂枝_二也越婢湯方見仲景雜方中外臺秘要_一云起脾湯○無求子活人書桂枝芍藥甘草_{各半}石膏_{六錢}槌碎○得麻黃_{半兩}湯洗去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生薑四片棗子一枚水一盞半煮至八分去滓溫服_{見又}

辨南陽活人書桂枝_{三錢}芍藥_{三錢}生薑_{三錢}誤五錢甘草_{三錢}石膏_{半兩}槌大棗_{三個}麻半五錢三字湯泡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水一盞半煮至八分去滓溫服

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

白朮湯主之_{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經汗下為邪氣仍在表也心下滿}

微痛小便不利者則欲成結胃_{今久}也才無汗小便不利則心下滿微痛為停飲也與桂枝湯以解外加茯苓白朮利小便行留飲

傷寒論芍藥_{三兩}甘草_{二兩}生薑_切白朮_{茯苓}

苓_{各三兩}大棗_{十二枚}石六味以水八升煮取

三升去滓溫服一升小便利則愈本云桂

枝湯今去桂枝加茯苓白朮_{千金翼方同}

傷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
 急反與桂枝湯欲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
 咽中乾煩燥吐逆者作甘草乾薑湯與之以
 復其陽若厥愈足温者更作芍藥甘草湯與
 之其脚卽伸若胃氣不和譫語者少與調胃
 承氣湯若重發汗復加燒鍼者四逆湯主之

脉浮自汗出小便數而惡寒者陽氣不足也
 心煩脚攣急者陰氣不足也陰陽血氣俱虛
 則不可發汗若與桂枝湯攻表則又損陽氣
 故爲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燥吐逆者先
 作甘草乾薑湯復其陽氣得厥愈足温乃與
 芍藥甘草湯益其陰血則脚脛得伸陰陽雖

復其有胃燥譫語少與調胃承氣湯微唐以
 和其胃重發汗爲亡陽加燒針則損陰內經
 曰榮氣微者加燒針則血不流行重發汗復
 燒針是陰陽之氣太虛四逆湯以復陰陽之
 氣

甘草乾薑湯方

甘草 四兩炙 乾薑 二兩炮
味甘平 味辛熱
 內經曰辛甘發散爲陽甘
 草乾薑相合以復陽氣

右咬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千金翼方煮取

一升去滓分溫再服神巧萬全方同○無求子活人

書右判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

煎至八分去滓溫服南湯活人書傷寒活人書同

芍藥甘草湯方

白芍藥四兩味酸微寒甘草四兩炙甘平

芍藥白補而赤瀉白收而赤散也酸以收之甘以緩之酸甘相合用補陰血

右二味咬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

分溫再服之千金翼方神巧萬全方同○無求子活人

書甘草白芍藥各二兩○南陽活人書芍藥二兩右剉如

麻豆大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煮至八分

去滓溫服傷寒活人書同

調胃承氣湯方

大黃四兩去皮清酒浸甘草二兩炙味甘平芒消半升味鹹苦大

寒○千金翼方半斤

內經曰熱淫於內治以鹹寒佐以苦甘芒消鹹寒以除熱大黃苦寒以蕩實甘草甘

平助二物推陳而緩中

右三味咬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

芒消更上火微煮令沸少少溫服之神巧萬全

同方

四逆湯方

甘草 二兩炙 乾薑 一兩半 附子 一枚生用

片辛

內經曰寒淫於內治以甘熱又曰寒淫所

勝平以辛熱甘草薑附相合為甘辛大熱

之劑乃可發散陰陽之氣

右三味咬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

滓分温再服強人可大附子一枚乾姜三

兩 千金翼 ○和劑局方治傷寒自利不渴

嘔噦不止或吐利俱發小便或澀或利或

汗出過多脉微欲絕腹痛脹滿手足逆冷

及一切虛寒厥冷並宜服之凡傷寒有此

證候皆由陽氣虛裏有寒雖更覺頭痛體

疼發熱惡寒四肢拘急表證悉俱者未可

攻表宜先服此藥助陽救裏甘草 二兩 乾

薑 一兩 附子 生去皮右 以甘草乾姜為龕

未入附子令勻每服三錢水一盞半煎至

一中盞 醫方大成集成南北經驗 去滓温

服不拘時 方同 常服消暑氣分水穀三

因方治少陰傷經自利不渴云云 詳見和劑局方

類聚四十一
百七

甘草炙一分 乾姜二錢炮 附子炮去皮右剉散
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七分去滓食前
服強人加乾姜一錢或惡寒脉微而利利
止仍亡血者加人參半兩或發汗若下之
病仍不能解煩躁者仍加茯苓半兩面赤
者加連翹葱九莖腹中痛者去葱加芍藥
一兩嘔者加生姜一兩咽痛者去芍藥加
桔梗半兩無求子活人書傷寒鑿下之續
後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急當救裏後身

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救裏宜四逆
湯救表宜桂枝湯屬太陽 自利不渴者以其
藏有寒故也當溫之宜服屬太陽 傷寒脉浮
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與桂
枝湯得之便厥咽乾煩躁吐逆作甘草乾
薑湯與之厥愈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其
脚伸若胃氣不和與調胃承氣湯若重發
汗加燒針者或脉浮而遲表熱裏寒下利
清穀者此並主之 少陰病飲食入口則

吐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始得之手足
 寒脉弦遲者此胃中實不可吐也當吐之
 若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也當溫之
 或脉沉者急溫之並宜服屬少太汗若大
 下利而厥冷者或太汗出熱不去內拘急
 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惡寒者或下利腹
 滿身疼痛者先溫裏乃攻表溫裏宜四逆
湯攻表宜桂
 枝或嘔而脉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
 難治此並主之並屬厥陰吐利汗出發熱惡寒

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吐利小便復利而
 大汗出下利清穀內寒外熱脉微欲絕者
 此主之甘草二兩炙○南陽
活人書一錢附子一箇生
用○南
 陽活人書乾薑一兩半炮○南
書半個右剉如麻豆
 大每服四錢水一盞半煎至七分南陽活
人書剉
 如麻豆大水一盞半煮至七分去滓溫服
 強人加附子
 半箇乾薑加一兩半易簡方治陰證傷寒
 自利不渴嘔噦不止或吐利俱作小便或
 澁或利脉微欲絕腹痛脹滿手足厥冷或

咳或悸內寒外熱下利清穀四肢沉重或
 汗出厥逆者或汗出熱不去者並宜服之
 及治一切虛寒冷厥理中湯方中亦互
 言之或傷寒病在表醫誤下之致下利不
 止雖覺頭疼體痛發熱惡寒四肢拘急表
 證悉具未可攻表宜先服此藥以助陽救
 裏次服桂枝湯以解表證甘草乙乾姜乙
 半熟附子三分右咬咀每服四錢水乙盞半
 煎至六分服服此藥利止而亡血者加人

參半兩面赤者每服加葱白一莖腹痛者
 加芍藥一兩嘔者加生姜乙兩咽痛者加
 桔梗半兩利止脉不出加人參乙兩霍
 亂吐瀉之後最宜服之陰證傷寒或無
 汗唇青面黑身背強痛四肢厥冷昏不知
 人未當服四逆湯者先與附子散用附子
 三分官桂當歸白朮各半兩半夏乾姜各
 乙分加葱白煎服被覆取汗或氣虛陽
 脫體冷無脉氣息欲絕不省人事者當灸

丹田氣海仍以葱一束以絲纏如餅大切
去根葉存白二寸以裂火煨一面令通熱
勿至灼人乃以熱處著病人臍下上以熨
斗盛火熨之溫則易以他餅其人蘇醒手
足溫而有汗乃差仍服四逆湯姜附湯之
類簡易方治陰證傷寒自利不渴嘔噦不
止吐利俱作小便或澁或利脈微欲絕
汗出過多腹痛脹滿手足厥冷或欬或悸
內寒外熱下利清穀四肢沉重 汗出熱

不去者 一切虛寒厥冷 傷寒病在表

誤下藥下利不止雖覺頭疼髀痛發熱惡

寒四肢拘急表證悉具未可攻表先服此

藥助陽救裏得效方此下有少陰病背惡

甘草一兩乾姜二兩附子大者一枚

右咬咀每服四錢水盞半煎六分去滓溫

服服此藥利止而無血者加人參半兩

面赤加連鬚葱白九莖臨煎熟旋入 腹

痛去葱白加芍藥二兩 嘔者加生姜二

兩 咽痛去芍藥加苦桔梗一兩 利止
 脉不出去桔梗加人參二兩 霍亂吐瀉
 後亦宜服此 得效方此下有出汗出熱不
 去內拘急四肢疼下利厥逆
 惡寒大下利厥冷 陰證傷寒無汗云云仍
 者主之二十六字
 服四逆湯 同易方 定齋四逆湯加茯苓如附
 子之數兼治瀉名救裏湯又方大附子炮
 一兩為末臘茶對半每二錢沸湯點服治
 陰盛隔陽或發狂亂名霹靂散傷寒明理
 論四逆者四肢逆而不溫也四肢者諸陽

之本陽氣不足陰寒加之陽氣不相順接
 是致手足不溫而成四逆此湯申發陽氣
 却散陰寒溫經暖肌是以四逆名之甘草
 味甘平內經曰寒淫於內治以甘熱却陰
 扶陽必以甘為主是以甘草為君乾薑味
 辛熱內經曰寒淫所勝平以辛熱逐寒正
 氣必先辛熱是以乾薑為臣附子味辛大
 熱內經曰辛以潤之開發腠理致津液通
 氣也暖肌溫經必憑大熱是以附子為使

此奇制之大劑也四逆屬少陰少陰者腎也腎肝位遠非大劑則不能達內經曰遠而奇耦制大其服此之謂也甘草君三兩薑臣一兩附子使一枚生用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強人可大附子一枚乾薑三兩

問曰證象陽旦按法治之而增劇厥逆咽中乾兩脛拘急而譏語師曰言夜半手足當溫兩脚當伸後如師言何以知此荅曰寸口脉

浮而大浮則為風大則為虛風則生微熱虛則兩脛攣病證象桂枝因加附子參其間增桂令汗出附子溫經亡陽故也厥逆咽中乾煩燥陽明內結譏語煩亂更飲甘草乾姜湯夜半陽氣還兩足當熱脛尚微拘急重與芍藥甘草湯尔乃脛伸以承氣湯微溏則止其譏語故知病可愈陽旦桂枝湯別名也前證脉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與桂枝湯證相似是證象陽旦也與桂枝湯而增劇得寸口脉浮太浮為風邪大為血虛即於桂枝湯加附子溫經以補虛摩桂令汁出以祛風其有治之之逆而

